西藏通訊

總第91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二年七月至八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ཕྲིན། TIBET BULLETIN 2012

藏人行政中央慶祝達賴喇嘛尊者77週歲華誕

བོད་རྒྱལ་ལོ་ ༢༡༣༨ རབ་བྱུང་རི་ཟླ་ཆུ་འབྲུག་གྲོ་བཞིན་ཟླ་བ། ཇ་རམ་ས་ལ།

<<西藏通讯>>双月刊

二零一二年七、八月號(總第91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1 藏人除了自焚別無選擇
..... 洛桑森格
2 美國會議員就西藏問題致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的信
3 帶著槍傷流亡—國際會議證詞
.....才望頓珠
4 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唐柏橋
5 也問問 Stephen Prothero 先生
.....朱瑞
6 阿卡久美在哪里？
..... 博賽
7 中共在加緊鎮壓藏族知識份子
8 給大國的火焰
.....灰記客
9 西藏瑪曲藏人歡度達賴喇嘛誕辰日
9 成醫印度、尼泊爾義診天津大法王致謝
10 在西藏，我們毀了多少“圓明園”？
.....朱瑞
11 達蘭薩拉關注藏人自焚式抗議行動
11 丹增多傑：國際社會更應譴責專制暴力
12 西藏問題專家：藏人的身份認同被當局忽略
13 達賴喇嘛創造奇迹
.....蔡詠梅
14 唯色评说西藏（五則）
19 喇嘛久美哥哥的證言
20 消滅西藏文化是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最終
.....達娃旺欠
21 各國響應8.8全球聲援西藏燭光祈福
22 時代雜誌：金元外交切斷西藏逃亡之路
23 請關注西藏，救救西藏
23 美國指中國宗教自由明顯變差
24 中國民族政策走進了死胡同
.....朱瑞
25 美學者:藏人自焚提醒世人西藏正走向死亡
25 藏人行政中央第14屆噶廈一週年工作總結記者會
26 向“古魯”傳法猶如物歸原主
.....桑傑嘉
27 藏人受邀參加跨宗教迎奧運祈禱活動
27 美國國務卿促中方同達賴喇嘛對話
27 臺灣大學生結束達蘭薩拉訪問將出書介紹真實西藏
28 台灣「淨韻三千晚會」為尊者祝壽
28 中國當局在藏區加大採礦威脅藏民生存環境
29 西藏自治區書記引導學生愛黨 言論受抨擊
29 美议员建议美国举办西藏问题国际会议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穎.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

藏人除了自焚別無選擇

洛桑森格

華盛頓郵報

中文翻譯西藏之頁

自2009年以來，已有43位藏人高呼：讓達賴喇嘛尊者回家、西藏自由等口號引火自焚。自焚者有僧人、尼師、牧民和學生等。其中兩位是母親。43位自焚者中只有11人倖存，其餘全部犧牲。但是，藏人的自焚抗議和西藏問題並沒有引起國際社會足夠的關注和支援，中國政府反而指責這些藏人並拒絕調查導致自焚的根本原因。

藏人行政中央非但不鼓勵這類悲慘行為，而且呼籲不要採取極端行為，藏人還在繼續自焚。同時，我們認為藏人行政中央理所擔負的神聖職責是向世界各地所有熱愛正義者聽到自焚抗議者的呼喊，在世界各地的藏人為犧牲的自焚者祈禱。

可笑的是，中國共產黨已經給自焚事件貼上了“恐怖行為”的標籤，在佛教哲學中對傷害自己是否暴力是以行為的動機而確定，而不是行為本身等理念存有復雜性。但是，絕對清楚的是這些自焚的藏人不願意傷害其他任何人。

要瞭解這些行為的關鍵是要知道，在中國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和傳統形式的抗議空間。一個簡單的抗議活動參與者都將面臨被逮捕、遭受酷刑，甚至死亡的風險。當中國人在今年二月慶農曆新年之際，數百名藏人在爐霍、色達和阿壩地區抗議中國當局對藏的殘酷政策時，北京政府卻以開槍回應了示威者，導致六名藏人死亡。

中國政府剝奪了藏人最基本的權力，藏人正將把自焚當作政治行動，絕大部分自焚者的年齡未超過50歲，這意味著他們出生在1959年被佔領後的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許諾要把西藏帶進“社會主義天堂”，藏人將成為中國政治、教育、經濟和文化的主要受益者。但相反，他們卻成為中國政府在西藏所實施失敗政策的起訴人，成為了政治壓迫、社會邊緣化、文化同化和環境破壞等的受害者。自焚和示威的根源是中國政府，如果中國政府主動提出通過對話 和平解決“西藏問題”，自焚將會立即終止。

中國政府已經完全封閉了西藏，外國遊客和記者被禁止進入西藏，驅逐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人。一位漢人學者最近注意到在西藏首都拉薩，“漢人比藏人多，警察比僧人多，監控鏡頭比窗戶多”，更可悲的是，在西藏的槍砲比我們為死者而點燃的酥油燈還多的多。

眾所周知，藏人自焚事件是人類自焚歷史的一部分，1963年越南僧侶曾在越南戰爭中反對越南政府迫害佛教徒的政策而自焚。196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人自焚抗議共產黨的統治。2010年,在突尼斯因失業而賣水果的無照小販自焚抗議當局，成為了茉莉花革命的催化劑，即使在中國，漢人也在以自焚抗議和反對中國政府。

為何在西藏發生數量如此之多的悲慘自焚事件，儘管許多藏人都以自焚作為抗議的唯一途徑，但卻沒有得到類似國際社會對於反越戰運動或對阿拉伯之春的強烈關注和源源不斷地支援。

當然，藏人歡迎所有來自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報導，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最近要求中國恢復與藏人的對話。但需要採取具體的行動，以停止在西藏發生的自焚悲劇。當前已到國際社會拒中國的影響力於門外而傾聽藏人呼喊的時刻，中國政府對藏人的鎮壓是難以忍受的，且不可接受的。藏人呼喊著，要見到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達賴喇嘛尊者自1959年流亡以來，接見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各界人士，而無法接見西藏境內的子民。

我們知道，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承認最基本的人權、自由等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我們要求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交涉，以緩解西藏境內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在本月初美國與中國的年度人權對話中，美國國務院應敦促中國立即放寬在西藏種種限制，並要求派遣觀察團調查西藏境內發生自焚事件的真正原因。

於2012年7月13

美國國會議員就西藏問題致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的信

美國國會華盛頓特區 20515
2012年8月9日
華盛頓特區，20520
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希拉裏 克林頓閣下

尊敬的克林頓國務卿:

謹以此信促請您針對中國的西藏政策及其在西藏的行爲採取更強烈的、更有系統的、明確的外交行動。我們感謝您對例如陳光誠等勇敢的個人所作出的努力，但我們仍然認爲，美國必須對中國大幅度施加外交和國際壓力，以緩解西藏危機。

您知道，由於對中國政府強加在他們生活之上的桎梏感到絕望，僅僅在過去這一年中，就有超過三十多個西藏人選擇自焚。各種可靠的消息來源記錄了一系列的政治化審判和長期監禁的案例。當局對宗教信仰的限制和對僧侶社區的管制在不斷擴大並變換花樣。當局並在高原地區大幅度增加軍事力量，提高治安費用。

2012年1月和2月，中國當局在西藏自治區大規模抓捕平民百姓，對他們強制進行思想教育。這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尚屬首次。2012年6月，拉薩當局史無前例地把來自高原東部的藏人驅逐出城，儘管他們擁有在本地生活的許可證書。事實證明，藏區的形勢在明顯惡化。這些行爲沒有一項符合中國政府宣稱的，在自治區尊重少數民族權利、宗教信仰自由、建設“和諧社會”的政策。

我們非常清楚，美國政府經常與價值觀相近的其他政府討論西藏及其他人權問題。但是，要想使中國政府改正其行爲，必須使其感受到足夠的壓力。這就需要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制定更加明確的、有計劃的外交方針。美國應該爲此負起領導責任。例如：主辦關於西藏議題的國際會議；或者考慮與志同道合的其他國家政府一起定期舉辦公開論壇，以作爲表達憂慮的一種手段。

我們從過去的經驗獲知，中國政府會對這類論壇或聯絡小組進行抗議，說這是對其主權的干涉。但是，在外交人員、記者和其他觀察家們被隔絕在自治區之外 的情況下，這些手段是必要的。這對美國也同等重要，以使在中國境內外的西藏人意識到，美國人對他們的處境的強烈關心。這類公開會議也必然會引起媒體關注。

我們相信，包括德國、捷克共和國，以及加拿大等國，都有類似考慮。美國應該立刻對此進行協調和運作。九月份即將舉行的聯合國大會，或許爲成立類似的國際聯絡小組提供了一個機會。

隨著美國的關注焦點持續向亞洲“轉移”，美國在這一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必須向世界展示自己不是聾子，是可以聽到呼喚幫助的聲音，是支援藏人的合理訴求的。

我們強烈要求您與夥伴國家合作，建立起關於西藏議題的聯絡小組，對這項緊迫的人權問題採取強有力的、公開的外交行動。

感謝您鄭重考慮此事。希望能早日得到您的回復。

致敬

James P.McGovern
國會議員
Frank R. Wolf
國會議員

带著枪伤流亡—国际会议证词

才望頓珠

首先，我要向各位來賓、會議主辦方和所有支援西藏的團體和個人說一聲“箚西德勒”！

今天我站在你們面前，是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的親身體驗和直接見聞——來講述中共政府對西藏人民的壓迫。

2008年3月24日下午四點半，在覺日地區納貢寺120位尼姑的帶領下，約有300名僧眾集結在一起，抗議中國政府。很快，武裝員警就包圍了抗議人群，並鳴槍示警，截斷了他們的退路。他們讓尼姑們繼續舉行活動，他們就從前邊和後邊各個角度拍照、攝像。這之後，大約下午五點，我加入了來自覺日寺和納貢寺的大批僧尼和俗眾的行列，進行和平抗議。我們呼喊著口號：“達賴喇嘛萬歲！”“馬上讓達賴喇嘛回家！”“西藏獨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中國政府滾出西藏！”等。

我們正呼喊著口號，300多中國軍人和員警毫無人性地朝人群胡亂開槍，還發射了好幾顆催淚彈，一瞬間只見槍彈、警棒、鐵棍亂飛。我看到達格拉村箚西堅贊的兒子，20歲的僧人坤嘎中了彈，一頭栽倒在地上。我跑過去，把他背起來，準備離開，這時又一顆子彈打來，打中我的後背，洞穿了我的身體，又從腹部飛出來。不一會兒，又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左臂，我抓不住了，坤嘎就從我的身上滑下來。我請旁邊的人幫我把他扶起來，可是我自己卻很快失去了知覺。朋　友們把我拖上他們的摩托，偷偷送到一個村民的家裏。等我恢復了知覺，我得知軍隊已經進駐了村莊，我只能躲進山裏去。期間我又多次昏死過去，歷經了種種的苦難。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大部分時間我只能臥床，沒有人攙扶，根本不可能走動。傷口痛起來常常讓我失去知覺，連飯也吃不下。抓捕我的通緝令貼得到處都是，我不敢去醫院治療。傷口發了炎，膿血朝外流淌。我用刀子把發炎的地方割掉，把膿血擠出來，可是傷勢並沒有好轉。這樣搞疼痛難忍，後來我就用一根塑膠管把膿血導出來，可是傷痛並沒有好轉的跡象。

那時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死前能有機會見到達賴喇嘛尊者一面，向他和全世界所有熱愛公義、和平的人們揭露共產黨政府治下藏人所受的種種苦難，並以自己的其身經歷作見證。此外，中國政府到處張貼通緝令，聲稱只要提供關於我和其他參與示威抗議的人的資訊，可以得到5到10萬元的獎勵。他們對覺日的寺院和附近的所有民房都進行監控，還挨家挨戶地搜查。因此，我難以存身，希望能夠早日出逃。但是由於傷痛十分劇烈，我一個人想要跑出去一點兒門都沒有。後來，洛桑圖登告訴我，他可以和我一起走。不過我告訴他，誰也保證不了我們這一去是死是活。洛桑說，儘管他一走，沒有人照顧他年邁的母親、伯父和妻子兒女，可是為了西藏的將來和藏人的幸福，他一點兒都不會感到後悔。於是，4月20日那天，洛桑和我騎上摩托車離開了我們的家鄉。旅途十分艱難，因為我們為了避開崗哨和軍營，大部分時間只能在夜間趕路。

我們也經歷了其他困難，如摩托車拋錨、從車上摔下、或者半道兒上沒了油等等。我身負重傷，沒人看護連穿衣吃飯都不會，我對洛桑一路的照顧十分感恩。遺憾的是，洛桑現在也上中國政府通緝的黑名單。像我一樣，他也不能回家，丟下他的妻兒、母親、伯父無人照管。奔向印度的路上，我們歷盡艱辛，很多的地方地勢險惡，崎嶇難行，還常常忍饑挨餓。但是有三寶和達賴喇嘛尊者的保佑，我們終於在2009年5月18日到達了設在尼泊爾的難民接待中心。

總之，中國政府在西藏三區把許許多多無辜的西藏英雄投入監獄，重判長達10到20年的監禁。那些暫時還沒有被抓到人，像野獸一樣在山間和林中出沒，膽戰心驚地隱匿著行蹤，每天都睡不安穩，每天都遭受種種苦難。

我希望我的槍傷和殘廢的手臂能夠作為直接的證據，向全世界熱愛和平公義的人們展示中國政府鎮壓藏人的真相。

2012年5月19日

他們是眞正的英雄

唐柏橋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裏，悼念過去一年多來爲了西藏的自由和尊嚴而獻出生命的人們，並致以我們最高的敬意！此時此刻，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心痛不已，悲憤難抑。但是，我們必須打起精神，以更高的理性和勇氣去迎戰中共殘暴政權對我們的鎮壓和挑釁。面對中共政權對藏人和各族人民的慘絕人寰的鎮壓和迫害，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共同反擊我們的共同敵人。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出路，西藏的天空和中原大地的天空才會晴朗。今天，我們是一個整體，今天，我們都是西藏人！

自去年三月以來，僅僅一年多時間，就有超過四十名英勇的藏人自焚！而且他們都是那麼的年輕，那麼的生氣勃勃！每次當我聽到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捍衛個人和民族的尊嚴的時候，每次當我看到他們身上燃起的熊熊大火的時候，我都淚如泉湧心如刀割。而每當我想起中共無綿無盡地對包括藏人在內的各族人民的的欺壓和殘害時，我就難抑心中的怒火，就有一種要與他們決一死戰的衝動。我相信，在今日中國，千千萬萬的人都有我這樣的衝動！中共如果認爲他們可以無休止地任意凌辱民衆，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每多一次做惡，就給他們自己的墳墓多添了一把土。與其說將來有一天是我們推翻了他們，還不如說是他們自己將自己埋葬的。歷史的發展反覆證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共這個殘暴無度腐朽透頂的邪惡政權，必將被人類爭取自由的巨大洪流所淹沒。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也是人類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紀元的時刻：一個沒有邪惡政權的新紀元。

我今天來到這裏，特別想向這些勇敢的自焚者表示我最高的敬意！他們前赴後繼，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點燃民族的希望，以期喚起世人的關注。這是怎樣的一種舍生忘　我的精神！他們不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是爲了他們的民族，爲了西藏的今天和明天！這是怎樣一種史詩般的悲歌和壯舉！我們只需要把眼睛閉起來，就不難想象自焚時的那種慘烈和痛苦的場面。他們的身體是由血肉組成，但他們的意志比鋼鐵還強！什麼是勇氣？誰配被稱爲英雄？他們就是勇氣的化身！他們才配英　雄的稱號！我不希望看到他們傷害自己的身體，但是，當他們選擇了以這種最悲壯和無私的方式爲他們的民族和他們的理想而獻出生命的時候，我們唯有向他們表示我們最崇高的敬意，我們唯有仰望他們！每次當有藏人自焚的時候，我聽到最多的是，在爲他們失去生命感到惋惜的同時，爲他們的勇氣和精神深深地觸動！我深信，有如此視死如歸的精神的年輕人存在，這個民族永遠不會消亡！今天，我爲你們感到自豪，今天，我身爲你們的朋友感到驕傲！

自去年阿拉伯之春以來，獨裁者們一個個象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們的日子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難熬。自今年開春以來，中國大地維權抗暴運動風起雲湧，從烏坎到中山，從重慶到香港，一場全民參與的反專制、爭民主的偉大社會變革運動正在爆發。明天，中共魁首胡錦濤將面臨香港百萬民衆的怒吼和圍攻，改變歷史的時刻就在眼前！經過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奮鬥，我們即將迎來中國民主的曙光，中國的天空即將晴朗。我已經聽到了自由的鐘聲在敲響，我已經聞到了正撲面而來的久違了的自由的氣息。我相信，沒有中共暴政的那一天已爲時不遠，我們勝利在望。

中國社會的正氣正在迅速得到提升，正義正在一步一步地得到伸張。正義的力量正在迅速集結，並形成排山倒海之勢，向邪惡開火。一個自焚的勇士倒了下去，喚起了千萬個勇士站了起來。不自由，勿寧死。他們正在用他們的行動注釋這句美國人民兩百多年來最引以爲自豪的壯語。

我在多次演講中說過：只要還有一個人沒有自由，我就不自由。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爭取來的。是時候了！在這決定我們的未來命運的歷史時刻，讓我們以最大的熱情，最大的勇氣，投身到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反暴政爭自由的運動中來。願上天保佑西藏人，保佑所有的中國人早日獲得自由！

（這篇文章是民主大學校長唐柏橋先生2012年6月30日在藏人悼念自焚勇士集會上的發言；本網經過作者本人的同意後刊登）

也問問 Stephen Prothero 先生

朱瑞

昨天早晨一上推特，就看到唯色在質疑Stephen Prothero的觀點。據說，這個人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的宗教學專家，公開主張“達賴喇嘛應該譴責藏人自焚”。接下來的很多推文，無論來自藏人還是漢人，凡是我看到的，都是對Stephen Prothero的觀點的批評。

我向一位推友要來了這個人的英文原文鏈結。是的，我也驚詫，這位生長在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居然毫不理會專制制度下生活的人們的感受，和中共當局在此事上的說辭，幾乎不謀而合。我更是驚詫，這位宗教學專家，對中國當局迫害西藏宗教視而不見，卻指責抗爭的一方；這就像“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不去指責中共當局，而是指責那些被碾碎在坦克下學生們一樣，完全是本末倒置。

五十年多來，中國的入侵和佔領，徹底破壞了西藏社會的正常發展規律，對西藏社會的道德、政治、經濟，進行了全面的顛覆，人們的意識和注意的焦點，偏離了本 來正常的軌道， 一切善良高貴的品德，都在被踐踏，比如，以禽獸爲伸士，以屠夫爲英雄，以奴才爲美談，以殺戮爲壯舉，以委屈求全爲安居樂業，以凋敝扭曲爲繁榮；西藏過去的開放和流動，被完全的封閉所替代，因而，那獨一無二的西藏文明，從停滯、倒退，到如今面臨滅絕。

就這樣，達賴喇嘛尊者率領弱小的西藏民族，和威脅著整個世界文明的這股強大的共產邪惡勢力，進行抗爭，其貢獻，已遠遠地超了對一個民族文化的捍衛，而是對世界文明的守護和發展。

當然，這個共產政權，並沒有因此而反省或者稍有收斂，相反，自2008年西藏全民抗暴以來，更加殘暴地殖民西藏，在過度“開發”西藏脆弱的自然資源的同時，大批抓捕，重判、槍殺藏人，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幾千年的西藏史，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如此深重的災難。因此，藏人不惜以自焚，喚起世界的關注和 支援，喚醒人類的正義和良心。

如果Stephen Prothero，這位宗教學專家，真的不忍看到藏人的生命被慘烈的燃燒，就應該首先譴責點燃這個火焰的中國共產當局，或者提出更有建設性的抗爭方式，而不是躲在“正義”“勇敢”的亮點之下，對弱者和被害者進行指責。這其實，正是對邪惡的縱容，掩蓋了侵略對文明的危害。

自然我們不鼓勵自焚，達賴喇嘛尊者早有表態，西藏流亡政府也有呼籲，唯色還發起了聯合簽名，想盡一切辦法停止自焚。但是，任何人都有權力選擇屬於自己的抗爭方式 。

不久前，一位臺灣教師與我聯繫，計劃從唯色的博客上複製每一位自焚者的資訊，包括他們的小傳、遺言等，從而，編寫一部有關自焚者的長卷。她說：“每次聽到自焚的資訊，我都忍不住流淚，暗暗地說，停止吧，但願這是最後一個。說實在的，我一點都不同意他們這種抗爭的方式，這樣慘烈的獻出生命。但是，他們都應該被記住，臺灣有先烈祠，而這些自焚者，都是西藏的先烈，我編這部書的目的，這就建一座西藏的先烈祠。”

與這位臺灣人相比，Stephen Prothero的說法，無論是對宗教還是對人權，以及對殖民與被殖民的內含，似乎，都很外行，且帶有著非人的冷酷。事實上，唯色對他的說辭的質疑，也代表了我的心，複製在這裏，作爲此文的結尾：

“既然是學者，就要有學者的良心。Stephen Prothero教授是假裝不懂還是真的不懂，當劊子手不再作惡點火，藏人才有可能不再自焚，而這才是清楚無誤的事實。難道不是嗎？！這位元教授選擇了一個 聰明的方式來扮演正義的角色，可是我想問他，當2008年藏人抗議被抓捕被暴虐被判刑，他在哪里？他有沒有譴責過劊子手？當自焚的藏人留下遺言說‘我們藏 民族沒有最基本人權的痛苦比我倆自焚的痛苦還要大’，這位教授有沒有關注過藏民族沒有最基本人權的現實？”

完稿於2012年7月15日

簡訊

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于7月14日向印北克什米爾邦藏人穆斯林信衆發表演說時，鼓勵在西藏抗爭中同甘共苦，西藏問題在將來獲解後，一同返回西藏，幸福和諧地生活。

“在流亡社會中，我們應該要同甘共苦，一起爲民族自由事業付出努力，如果有一天西藏問題獲得解決後，大家一起返回雪域西藏，幸福且和諧地生活 在一起，同時，穆斯林藏人更應該積極參與藏人行政中央公務員行列，將來若遇到困難，儘管開口我們會盡力幫助。我們大家一直是相互團結、虔誠不變的，再次感 謝大家。”

阿卡久美在哪里？

作者：博賽
譯者：桑傑嘉

今天，專門去看望了阿卡久美（即喇嘛久美，見注釋[1]）的母親。

阿媽啦說：“一個月前（3月），合作公安局給我們家的索南打來電話說，現在你們可以給久美請律師，但是你們不能從北京請律師，也不能從外省請律師，必須從蘭州請律師。這之前，阿卡久美的一位朋友也接到了公安局同樣的電話。當時這位朋友對公安說，爲阿卡久美找律師，有他的家人，有他的兄弟，你們爲什麼給我打電話？他很氣憤地質問了公安人員。

“此後再沒有任何消息。按漢人的要求請律師，還不如不請爲好。

“今年藏曆一月，夏河縣公安局和甘南州的公安人員，找到阿卡久美在青海的朋友夏多仁桑和噶澤久美，對他們進行了審問。他們審問的主要問題是：阿卡久美和你們有沒有與西藏流亡政府建立關係？前一年，流亡政府內部發生不和時，你們是否發表了意見？等等。

“當時，噶澤久美說：你們撒什麼謊？我們沒有任何事要與外界聯繫。流亡政府從來沒有發生不和的問題，相反流亡政府團結一致並以民主程序成功選出了噶倫赤巴。如果有以上你們說的那些問題，比如中國政府高層發生不和的問題時，你能否參與解決和表達意見？公安人員沈默片刻之後說：不能。我們也和你一樣。後來，公安要求在阿卡久美的照片上簽字和按手印。噶澤久美堅決拒絕了，他認爲這樣是不尊重阿卡久美的，所以他們發生了爭執。但最後，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 .

“公安人員找夏多仁桑時，也提出了和以上同樣的問題。仁桑回答：當今世界如此透明，沒有什麼秘密工作可做，也沒有必要做。做秘密工作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因爲他們擔負不起工作和責任，才做所謂的秘密工作。阿卡久美和我們任何人所有的聯繫都是公開透明的，也從來沒有和境外聯繫過。你們把阿卡久美的僧舍徹底搜查了，從電腦甚至連一張紙都沒有放過，如果有什麼秘密，這些是最好的證據，讓它們說話吧。我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西藏流亡政府內部不和的情況，也沒有想過。我不承認你們所提出的所有問題。仁桑還問了公安人員：到底阿卡久美做錯了什麼事？公安人員說：他到各地煽動民衆。仁桑說：阿卡久美一貫講團結和教育、保護環境、文化和經濟發展等，這有什麼錯？這是犯法嗎？這時公安人員之間也發生了分歧，最後他們離開了。

“事實上，他們找噶澤久美和夏多仁桑的目的，是想從他們口中找些給久美判刑的證據，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當時他們說過幾天後就要對阿卡久美進行判決，但是過了五個月還無法判決。現在他們還希望按他們的要求請律師進行審判，阿卡久美否認了所有的指控。”

阿卡久美的阿媽說：“現在我不擔心久美，因爲久美不是爲了自己而被捕的，是爲了一個民族而被捕的。很多人都在幫助久美，相信他。如今的情況是這樣，如果這個案件是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國家肯定會贏得勝利的。”

“願三珍寶保佑！期盼著西藏問題的早日解決。”她長歎著氣，這麼說道。

我們的英雄拉讓[2]久美你在哪里？在哪里炫耀著勇氣的粗肩膀？在哪里咆哮著正義的怒吼聲？你什麼時候會像雪山獅子一樣，從雪山深處走來？

2012年4月21日寫于安多某地

注釋：

[1]阿卡久美：即喇嘛久美，“阿卡”是安多藏語的僧人之意。1966年生人。拉卜楞寺僧人。法名久美江措，身份證名久美，別名久美果日。他出生于甘肅省　甘南州夏河縣九甲鄉錄堂村的農家，13歲到拉蔔楞寺出家爲僧，曾擔任“喇嘛樂隊”隊長、拉卜楞寺喇嘛職業學校校長、拉卜楞寺寺管會副主任。

從2006年至2011年，五年間，喇嘛久美歷經四次被捕。第三次被捕是2008年底，是因爲他在二十分鐘的視頻上，用真的面孔真的聲音真的名字，對　2008年3月以來藏地被鎮壓的事實提供了證言，被美國之音藏語電視節目Kunleng播出後，在藏地引起很大反響。他被關押長達六個月後，在北京律師李 方平、江天勇的介入下獲釋。

而第四次被捕發生於2011年8月20日。據分析與他獲釋後，在藏地民間獲得藏人僧俗極大尊敬與歡迎，以及與他個人的近期寫作有關。在他這次被捕的第二天，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他在拉萄楞寺的僧舍，他的電腦、手稿以及他保存的達賴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沒收。

今年2月初，喇嘛久美的家人收到甘南州公安局正式下發的“逮捕通知書”，稱久美罪名是“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但上面簽署的日期是2012年1月2日，並寫明是於2012年元月1日15時由甘南州公安局執行逮捕，羈押在合作市公安局看守所。

今年7月17日，北京律師王亞軍、張凱受喇嘛久美家人委託，爲喇嘛久美擔任辯護律師，赴甘南州合作市遞交相關手續。但得到甘南州中級人民法院的答復是：此案已於6月下旬一審開庭，並已指定了兩位當地律師，一審後尚未對久美判刑。兩位北京律師因被當局拒絕介入喇嘛久美案，只能無奈而歸。

而喇嘛久美的家人既不知道當局已經對喇嘛久美一審開庭，也不知道喇嘛久美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情況。

目前，何時將對喇嘛久美進行二審？是否將對喇嘛久美判刑？如果判刑，會是多少年？一概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這是具有影響力的藏人名僧蒙冤遭難的又一起 案例。這也是2008年全藏地爆發抗議以來，不計其數的藏人精英受到迫害的又一起案例。並且，與所有案例相同，不能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無法進入公正的司 法程式。

——轉自2012年8月6日“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bzsf/201208/20120806065034.html

簡訊

西藏安多同德縣香赤寺高僧圖丹丹增念箚仁波切在每年藏曆5月底定期向信眾傳授六字大明咒灌頂，但中共政府突然勒令停辦今年的傳法活動，剝奪藏人的基本信仰權利，引發藏人民眾的強烈不滿。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境內藏人介紹說，來自各地的數以千幾的信眾早已抵達香赤寺，並在寺院周圍打起上百頂帳篷，正在期待圖丹丹增念箚仁波切向他們賜予佛法。消息人士說，原本計劃在藏歷5月21日（公歷7月8日）進行的傳法活動，突然遭到當局的阻止後，等候多日的數千名信眾，無奈中收 起帳篷返回各自的家鄉，看到這一場景感覺很悽涼。

為此，居住在印度南部的西藏僧人曲箚表示，西藏安多海南州同德縣香赤 寺高僧圖丹丹增念箚仁波切在每年定期舉辦的六字大明咒灌頂法會如期準備就緒，並有來自西藏各地的信眾，花費大量開支，放下一切家務活，來到香赤寺準備聆聽法會時，中共政府突然勒令停辦今年的傳法活動，引發當地民眾的強烈不滿。中共當局聲稱，停辦法會是為了順利召開十八大會議，如果結束十八大會議，可以重新 考慮法會的相關事宜等。

中共在加緊鎮壓藏族知識份子

CTA 2012/8/4

8月2日，藏人行政中央駐歐洲代表次登桑珠在日內瓦向聯合國意見和言論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提交報告，指責中國當局鎮壓藏人知識份子。

藏人行政中央駐歐洲代表次登桑珠於本月2日，向聯合國意見和言論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提交了64名被中共當局拘捕的藏族知識份子詳細的個人資料，並促請聯合國派遣調查員瞭解到他們的現狀、調查中共法院對被捕藏人的訴訟程式和訪問其家庭成員等。

該報告顯示，64名被捕藏人中至少有24藏人知識份子名作家、博客作者、歌手、教師、紀錄片工作者和環保人士在內的藏族知識份子，在對外界分享自2008年西藏三區發生抗暴運動以後西藏地區的形勢和傳遞訊息後遭到中共當局的拘捕、監禁和勞教。

該報告舉例了，41歲的公共衛生工作者旺堆，在2008年12月以“向國外發送電子郵件”的罪名被中共當局判處無期徒刑。81歲的西藏傳統印刷廠業主本...覺羅布，於2008年10月31日被逮捕，並在秘密審判中被中共當局判處7年徒刑。被捕前他和家人在拉薩的八廓街承接各地寺院的佛經印刷。

該報告還指出，64名被中共當局拘捕的藏族知識份子中，12名被捕藏人在短期拘留後獲釋，由於在拘留期間遭受過度酷刑、擔心在羈押中死亡等的恐懼。因此身心受到嚴重程度的傷害，只能依賴其家庭成員生活。

約37名被捕藏人下落不明，他們的健康成爲關注的焦點。其家庭成員受到當局的恐嚇，並拒絕他們到監獄探視。此外，四所學校的藏人教師被開除，只有一名作家兼喜劇演員在逃脫後流亡印度。

此外，今年6月12日歐盟高級外交代表凱瑟琳・阿什頓，就西藏局勢向歐洲議會表示，“在過去三年中，越來越多的藏族知識份子和文化界人士都面臨刑事指控或監禁。因歐此盟應向中共當局交涉藏人在西藏表達言論自由的限制。她還表示歐盟高度關注自今年年初以來發生的自焚事件，以及中共軍警和當地居民之間的衝突等西藏問題持續惡化的局勢。

自2008年西藏三區發生抗暴運動後，一些會藏語和漢語、精通電腦和網路的新一代藏族知識份子開始透過博客、歌曲、未經授權的文學刊物、私人出版和發行的書籍等途徑，探討藏人的認同以及西藏的未來，因此，遭到中共當局的拘捕、監禁和勞教。

給大國的火焰

灰記客

（7月17日自焚僧人洛桑洛增于當晚水葬）

. . . 看到這則消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2012年7月17日中午，在嘉戎瑪康（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當地大寺草登寺（格爾登寺子寺）18歲僧人洛桑洛增在草登鄉自焚犧牲。…幾天前，剛整理了48位自焚藏人的簡況，此刻又要更改相關數字，令人悲慟！深深頂禮！」藏人作家唯色以悲傷的心情，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上這則消息。這是自零九年藏人自焚「抗爭」開始，第49位自焚者，當中至少36人犧牲，包括這位洛桑洛增。而相信洛桑 洛增也不會是最後一位自焚犧牲的藏人。

這是極令人擔心的趨勢。且看看唯色的統計， 09年一宗自焚，11年14宗自焚(12宗境內，2宗境外)，12年至今已有34宗自焚(33宗境內，1宗境外)。當中絕大部分是十多至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究竟這種痛苦地自我犧牲的「浪潮」幾時可以停止？

這些自焚者，當中十二位留下遺言，由唯色把遺言翻譯成漢文。節錄部分如下。

第一位自焚者紮白被提到留有遺書：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洛桑說，半小時後，箚白就在市場上點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彭措自焚前向幾位朋友說：

「我無法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8日我將向世人表現一點跡象。」在他的遺物中的筆記本有這一段話：「運氣和信心是勝利，失望和疑慮是失敗。」

丁增朋措留有四份遺書。選錄其中兩份：

「同胞們，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換的道友們，請為持佛法的兩位堪布和僧人們想一想，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不允許我們信仰宗教的政府？」

「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留下錄音遺言的一部分：

「我已經四十多歲，一直沒有勇氣像你們那樣做，以至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揚做了一些貢獻。

在21世紀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許多英雄兒女獻出寶貴生命的一年，我也願貢獻自己的血肉?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犧性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偉大，我誠心誠意地懺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孽，特?是金剛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許對自身的虐待和犧性，我在此虔誠懺悔。…

再次說明，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宜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事實上臨終之際，若有嗔恨心很難得解脫，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們的引導者，願以此供養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眾生未來獲得究竟佛的果位；並為國內外諸多高僧大德長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為了雪域政教永世長存：…」

朗卓的遺言：

「…祈願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們永久住世。祈願民族脫離漢魔。在漢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這痛苦難以忍受。

此漢魔強佔藏地，此漢魔強抓藏人，無法在其惡法下續留，無法容忍沒有傷痕的折磨。

此漢魔無慈悲心，殘害藏人生命。

祈願（嘉瓦丹增嘉措）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安多壤塘兩唐兄弟錄音遺願：

「…但是你們要按照我倆的遺願行事，如果我倆落入漢人的手中，你們不要做任何無畏的犧牲，我倆不願任何人為此受到傷害，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如果你們 為了我倆而傷心，那就聽從學者和上師大德的話，學習文化不要迷途，對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學習本民族的文化，並團結一致，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按照 遺願行事是我倆由衷的願望。」

安多尖紮：

「皈依三寶，祈願世界和平。祈願尊者達賴喇嘛回歸故里。為了守護西藏國，我將獻身自焚。」

曲帕嘉及索南聯合遺言：

「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為了西藏民族，特?是為了達賴喇嘛尊者能夠永駐世間並且 盡快返回西藏，而選擇了自焚的方式。告知和我倆一樣的西藏青年們，我們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會立誓，永遠不在藏人間進行內鬥，要團結一致，守護住西藏的民族赤誠。」

作為漢人的諸位，看到這些遺言，有何感受？也許有人認為，這些自焚者大多局限於僧侶，也許並未觸動西藏社會。但以灰記對西藏粗淺的認識，佛教和僧侶階層在 西藏社會仍有巨大影響力，中共在西藏搞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也未能「消除」藏人的「迷信」傳統，只能利用政府權力強力控制西藏的佛教體制，連靈童轉世都要管 到底。

四十多宗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今年首七個月，顯示西藏僧侶越來越不能忍受信仰自由和傳統受壓制。唯色就不只一次的提到，自零八年三月發生藏人抗暴事件以後，中共加強對寺廟的監控，僧侶被迫政治學習，大批軍警到處巡邏，抓捕「暴徒」。灰記就曾在網上看過應是西藏公安/武警流出的錄像片段，詳盡記錄公安/武警到西藏社區大舉拘捕的情況，充滿肅殺氣氛。事實上，西藏及四川藏區等大都處於半軍管狀態。換言之，僧侶階層以至整個西藏社會都受到極大牽連。

如果說零八年的抗暴(源起是三月十日中共軍警粗暴鎮壓僧侶示威，引起藏人不滿，起來反抗)，是藏人的暴力抗爭，最終面對中共龐大的軍警機器，被更大的暴力壓下。則這兩年在極其壓抑的環境下，在過度維穩的操作下，在漢人政權加速殖民的變動下，憂慮民族身份消失、家園變天的藏人，在「絕望」中，只能選擇自我犧牲以表志。

在硬了心腸的中共眼中，這種自我犧牲是「添煩添亂」，更重要的是「社會影響不好」，所以要更強硬地壓制「僧侶生事」，引來藏人更多自我犧牲的想法，「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如果活不下去的想法繼續擴散，悲劇會接踵而來。

看來中共統治階層是沒有人有智慧，有膽色，有能力去回應藏人自焚的訴求；看來達賴喇嘛也沒法制止藏人這種自焚抗爭(灰記不會相信中共的宣傳，自焚是「達賴集團」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唯一寄望國際社會，特別聯合國介入事件，但中共今天財大氣粗，西方國家大都抱著犯不著為六百萬藏人激怒中共的心態。事情好像進了死胡同，年青的生命會不斷「過早」犧牲，這是灰記百感交集的原因。

作為還有多少自由說些「分裂祖國」的話的漢人，灰記只能繼續以微弱的文字關注五十年來，大部分時間被外來政權鐵腕統治，仍未被「壓服」的雪域民族的命運。

【轉自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2/07/18/tibet-burning/】

西藏瑪曲藏人歡度達賴喇嘛誕辰日

資料來源:西藏之聲

雖然中共政府在過去五十多年裡，僅靠武力和恐嚇來維持對西藏的殖民統治，但一系列事實證明西藏三區人民對達賴喇嘛尊者的虔誠和民族自由的渴望完全沒有被打消，反而在日益增強。

位於西藏安多甘南州瑪曲縣境內藏人不顧中共政府的管控，昨天（6日）紛紛舉行煨桑和樹立經帆等傳統佛事活動，祈願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

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卓嘎傑向本台介紹說，（錄音）西藏安多瑪曲縣歐拉鄉和阿萬倉鄉的上百名牧區男子於昨天（6日）早上到山上，迎請達賴喇嘛尊者的法相，樹立經帆、放飛佛教風馬，隆重慶祝達賴喇嘛尊者誕辰日。

由於中共政府嚴密管控和封鎖藏地，無法獲知更加全面的消息。

卓嘎傑表示，（錄音）境內藏人雖然很難公開慶祝尊者生日，但每一位藏人內心卻永遠向著達賴喇嘛。

此外，居住在西藏境內的一位藏人向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透露，在西藏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達賴喇嘛尊者的誕辰日，雖然他們在中共的監管下，無法舉辦慶祝活動，但在內心默默為尊者的誕辰日表達祝賀.

成医印度、尼泊尔义诊 天津大法王致谢

資料來源:台灣新生報

國立成功大醫院多年協助旅居印度及尼泊爾的藏人給予義診及衛教，薩迦天津大法王為表感恩之意，於今年來台弘法期間，昨（二十四）日上午親赴成大醫院，拜會林炳文院長，當面致謝；並到住院大樓九樓佛堂為信眾開示祈福。

藏傳佛教大致可分為四大教派，即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薩迦派的宗教領袖為薩迦天津大法王。薩迦派在印度尼泊爾共有五十間寺院以及四所佛學院， 在南北印度各有一處屯墾區。成大醫院國際醫療團已連續四年派出醫療團隊訪問印度、尼泊爾給予醫療協助，這對於流落在西藏以外的藏人有直接的幫助。

四十一世薩迦天津大法王於六、七月間來台弘法一個月，而為感謝成大醫院對於薩迦法會長期的護持，特別於昨日除拜會林炳文院長外，並訂於上午十時十分於成大 醫院住院大樓佛堂為信眾開示祈福，為台灣眾生及世界祈福遠離災難、幸福安樂、平安吉祥。大醫院院長林炳文長期支援國際醫療救援，多年來足跡遍及肯亞、緬 甸、印度及尼泊爾等國。

在西藏，我們毀了多少“圓明園”？

朱瑞

我家附近有一座小湖，遠處望去，和水塘差不多，很不起眼。但是，到了近處，那野生植物的熏香，那動物們踩出的若隱若現的小路，那清清的漣漪，簡直天上人間。但是，這座小湖不對外開放，只供周圍的居民享受，或釣魚或划船。那些私家的小船就系在岸邊，悠然自得。

加拿大對環境的保護，是中國人無法理解的 。即便如此，加拿大人還是在批評政府，沒有好好地保護自然環境，因此，並不多見的採礦、採油計劃，常被迫停了下來。

我曾寫過，如果說加拿大是一幅水彩畫，而西藏，就是一部藝術史。是的，西藏之美，有種飽含滄桑的厚重 。以湖泊爲例，簡直多得數不完，還有隨處可見的溫泉、冷泉、熱泉。單說拉薩的地下水，其豐富，怕是世上罕見。像拉薩的祖拉康（漢名大昭寺），就是建在一片湖泊之上的。我在拉薩時，幾位祖拉康的僧人，最自豪的，莫過於指引我，傾聽地下水流動的聲音。我常想，這些水，是不是和北方的拉魯濕地的地下水相通呢？傳說，拉魯濕地的下面，是無邊無際的大海，調解著拉薩的氣候，是拉薩的肺。

然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軍隊就在拉魯濕地挖掘排水渠和修築道路，經過幾十年的“改造”，不要說大海，連一座小湖也不見了，到我在拉薩工作時，沙化已十分嚴重，每次經過，臉上都會挂一層細沙。還有拉薩市內的流沙河，也被當局“整治”得早就無影無蹤了。不久前，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又看到了《“拉薩地下水快被神力房地產抽光了……”》一文，很是擔心，這一切，將會給拉薩的氣候、人的健康，帶來怎樣的災難？更可怕的是，這種問題，遍佈西藏各地，連那些極爲偏遠的神山聖湖，如今，也在被毫無顧及地搶劫！

我們總是不忘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之痛，卻沒有看到，中國對周邊弱小國家的欺辱，尤其對西藏文明的摧殘， 相當於火燒多少個圓明園？！

不僅如此，我們還把這些殖民罪惡，冠以“發展”“建設”的美名，愚弄、愚昧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其結果是，對2008年的西藏全民抗暴，對2008年以後的殘酷鎮壓，對今天藏人的慘烈自焚，很多中國人，都缺少最基本的認知和理解。

自焚發生以來，我的博客常有一些惡意的留言，都是對自焚的咒罵，當然，我都沒有放行，不是扼殺不同的聲音，而是，這些聲音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所以，每當傳來自焚的消息，我都非常難過。在反對殖民的壓榨中，西藏，失去了多少優秀兒女？！留住生命，就是留住青山啊。當第49位自焚英雄，草登寺18歲的僧人洛桑洛增犧牲的悲訊傳來時，我與達蘭薩拉格爾登寺的一位僧人，談了好久。他和洛桑洛增一同長大，又同在一位上師的指導下修習佛法。他說，洛桑洛增非常精進，特別對《因明學》，有著與衆不同的興趣。他說，王力雄先生說得好，不能再自焚了，如果每個英雄都這樣犧牲的話，我們今後怎麼辦？剩下的還有什麼？

這位出家人還跟我談到了他的家鄉阿壩，如今，當局爲了修建電站，正在強行一些村莊搬遷，他的家人，還常發現一些陌生的漢人，到他們的村莊附近勘察礦藏。不 久前，上面爲了改道河流，也動員了他家所在的村莊搬遷，而村民們聚在一起，發誓，死也不離開這塊祖輩留下的土地.....

穿越加拿大這片和平的水澤，遠望西藏，那儲存過曠世文明的清涼雪域，那世代虔敬佛法的人們，如今，正在面臨著怎樣的劫難？甚至獻出生命，也保不住一座寺院，一座村莊，一條河流的自然風貌。

完稿於2012年7月31日

簡訊

07.18.2012 藏人行政首席部長洛桑森格一行訪美，星期三會晤美國國會兩位資深參議員: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和獨立派系參議員利伯曼。最近更多的藏人自焚抗議中國西藏政策。利伯曼參議員說，美國的外交政策要順應美國的價值觀，美國盡一切力量支援洛桑森格的政府，向中國施壓停止在西藏實行壓制政策。

麥凱恩參議員2008年參加總統大選時曾會晤過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有記者問今年的兩党總統參選人是否也應該和達賴喇嘛以及洛桑森格會晤，麥凱恩說，他知道羅姆尼州長非常關注西藏事務，願意和藏人行政中央進行對話。麥凱恩參議員還說，如果羅姆尼當選總統會更注重人權問題。洛桑森格說，現在西藏已經有44人自焚，這是令人過的悲劇。他說藏人行政中央並不鼓勵藏人這樣做，但西藏沒有言論自由，他們只好訴諸極端的自焚手段。

洛桑森格一行是16號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訪問的，這次行程包括會晤美國官員和國會議員，並且對當地藏人發表演講。

達蘭薩拉關注藏人自焚式抗議行動

德國之聲：採取自焚式抗議行動的藏人數量還從未像今年這樣如此之多。生活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們一直心懷焦慮地關注著這一事態的發展，在這一社區人們對僧侶的自焚行動和中國政策進行著激烈的討論。

在達蘭薩拉，接待逃離中國的藏人的難民營食堂像體育館一樣大，可以同時容納500人就餐。食堂裏挂著達賴喇嘛的巨幅畫像。今天坐在這裏就餐的只有5個人。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員說："2008年拉薩事件過後，每年我們大約都會接納2000到3000名從西藏流亡的藏人。之後西藏當地的局勢越來越緊張。中國政府 設置了額外的檢查哨所，部署了軍隊。想逃過來是相當困難的。"

難民營的負責人說，這座新建的難民營現在只住著兩名從西藏流亡的僧侶，因爲流亡的路程太過危險，而且也需要大筆的花銷。嘉榮崇佩（Gayrong Chonphel）是這兩名僧侶中的一位，現在他要向全世界講述，在他家鄉的寺廟裏究竟發生了什麼。"2008年，軍隊和警察佔領了我們的寺廟。他們對我 們開展'改造式的教育'。"

嘉榮說，那些人要求他同達賴喇嘛"劃清界限"，因爲漢人說達賴喇嘛是個企圖分裂西藏的"恐怖分子"。嘉榮說，當時他逃了出來，在森林裏躲藏了幾個月。"在 西藏人們可以親眼看到，西藏的文化是如何在壓制下漸漸消亡的，就像藏語正在滅絕。有一些人認爲，他們寧願死去，這樣就不需要再親眼看到這一切。所以才會有 這些自焚的人。我也可以感受到這種沮喪情緒。"

向自己的身體澆灌汽油並點燃，這是藏人採取的一種極其悲慘壯烈的抗議行動，而其後果往往是自焚的抗議者不幸遇難。今年以前還從來沒有過如此之多的藏人自焚。每一次傳出再次發生藏人自焚的消息，達蘭薩拉都會爲死者點燃蠟燭。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桑蓋說："作爲一個普通人，我們試著阻止他們採取自焚行動；作爲佛教徒，我們爲他們祈禱；作爲藏人，我們理解他們採取這類行動的動機。"

這些原本並不符合佛教教義的自焚事件讓西藏流亡政府陷入兩難的境地。現在流亡政府面對的要求偏離達賴喇嘛提出且主張走中間道路而另選他徒的壓力越來越大。

洛桑桑蓋說："我的位子已經很難坐，現在又額外多出了新的困難。我們的態度非常明確，我們主張非暴力和民主。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

雖然流亡到達蘭薩拉的藏人僧侶在這裏都可以不受太多限制地享受到宗教自由，但是差不多所有人都心懷一個目標，就是有一天能夠返回喜馬拉雅山的另一側-西藏。僧人嘉榮崇佩剛剛得到家人的消息，他們警告嘉榮現在千萬不要回去。嘉榮自己也知道，回家只是一個夢想，也許永遠都只是一個夢想。

作者：Kai Küstner 編譯：洪沙
責編：李魚

丹增多傑：國際社會更應譴責專制暴力

資料來源:西藏之聲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FT）主席丹增多傑於本週三（18日）在CNN博客上撰文，反駁美國波士頓宗教人士斯蒂芬・普羅特勞（Stephen Prothero）就藏人自焚對達賴喇嘛的無端指責，並強調國際社會應該譴責專制暴力，而非和平民眾。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主席丹增多傑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介紹說，（錄音）上週四（12日），一位叫斯蒂芬・普羅特勞的宗教人士在CNN博客上撰文指責藏人的自焚事件是因達賴喇嘛所起，並要求達賴喇嘛利用其道德和精神資源譴責這種犧牲，當看到這一博文後，感到非常驚訝和不解，因為，真正的受害者是境內藏人，而他們在一個狹小的活動空間下，仍堅持為自由和民主開展各種和平非暴力運動，所以通過發文提醒斯蒂芬・普羅特勞先生，應該指責的是導致自焚事件的中共專制政府。

另據法廣消息，丹增多傑在博文中指出，普羅特勞不指責欺凌者而責備受害人，顯示了其道德盲點及粗魯，理解藏人自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藏人受困於世上僅存的和最殘酷的殖民統治中，是中國政府系統地破壞藏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運作，破壞藏人的語言、宗教和身份認同，直接導致了每一宗自焚事件的發生。

丹增多傑表示，藏人沒有使用更具人類本能的復仇手段，選擇了和平方式，沒有加害任何一個中國人，他們點燃自己的身體照亮了發生在家鄉的暴行。達賴喇嘛比任何人更為自焚所折磨，他與藏人的聯繫比語言所能表達的更深。事實上，正是達賴喇嘛的和平精神使西藏自由運動至今還遵守著非暴力原則。

丹增多傑強調，40多年來，達賴喇嘛用一根無形的道德繩索使藏人沿著非暴力的道路行進，但是這根繩索隨著中國用不斷升級的暴力把藏人逼向牆角而日漸脆弱單薄。自焚，作為長期被圍困藏人的一個相持戰術，將是非暴力抵抗的最後一戰。如果這僅存的表達空間也被剝奪，無論這種表達多麼激烈，繩索可能被折斷。到時混 沌將臨，全面爆發種族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屆時達賴喇嘛窮盡他的道德力量也難以制止。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主席丹增多傑在博文最後呼籲國際社會給予被幾十年殘酷鎮壓推到了崩潰邊緣的藏人以緊急救援。此外，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時事評論員盛雪女士也批評波士頓大學宗教系斯蒂芬・普羅特勞先生，對達賴喇嘛和藏人和平示威的無端批評。盛雪指責普羅特勞先生不譴責中共專制暴政的鎮壓、反而假裝公正的判斷，攻擊無辜的受害者，並強調普羅特勞先生應該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

西藏問題專家：藏人的身份認同被當局忽略

西藏問題是許多中國人回避的話題：國家統一對決分裂主義，到此爲止。主流的話語權佔領了討論的可能性，而邊緣人群的訴求的也往往因此受到系統性地忽略。荷蘭的西藏問題專家Jan Willem den Besten指出，近來多起藏人自焚事件，便是通過極端的非暴力方式，來回應這種體制。

最新的一起自焚慘劇發生于上周二（7月17日），一名18歲的藏僧在四川省馬爾康縣將自己引燃，然後向當地的政府大樓走去，他當場死亡。據維權人士統計，從2009年以來，已有至少49名藏人通過自焚來反抗中國的西藏政策。

對於藏人自焚的原因，亦有多方解讀。北京方面認爲，這是有策劃的分裂行爲。專管宣傳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日前在考察西藏時表示，要繼續加強人們對偉大祖國的認同，並深化且加大對分裂勢力的打擊。但西藏流亡政府則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在08年藏人示威後採取的高壓措施，才是促成藏人自焚的原因。國際 社會要求中國開放西藏，讓第三方進藏調查，但都以“不得干涉內政”被拒絕。

身份認同

“大多數西藏人強調，自焚是一種完全無私的行爲，藏人通過這種犧牲自己的行爲把資訊傳遞給當局。這種資訊必須被世界聽到。同時，他們也表示，其他藏人不應 該效仿自焚。一位在新德里的藏人朋友上周告訴我：‘西藏需要藏人活著。’”荷蘭的西藏問題專家Jan Willem den Besten剛從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回到荷蘭。他曾在那裏從事環保工作，並在流亡藏區生活了14年。

按照他的話說，問題的根結在於，西藏人覺得自己的身份，尤其是宗教身份，沒有受到中國當局的完全認同，同時北京也試圖在西藏強加一種他們中許多人並不認同的身份。紅歌《北京的金山上》唱了數十年、在藏區寺廟實施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有十來年，當局試圖用一套政治信仰來代替藏人對宗教的虔誠。“喇嘛轉世需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中國政府通過再教育專案，強迫藏人聲討精神領袖達賴喇嘛・・・・・・”Den Besten舉例說。

當年起義失敗而出逃的達賴喇嘛被北京打上了“分裂份子”的烙印，以至於後來達賴喇嘛公開表示不尋求西藏獨立的姿態，都受到中國的冷眼對待。雖然在80年代，雙方曾一度積極對話。但此後一切斷絕，對話更像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廂情願。

“當然對藏人宗教身份的壓迫越嚴重，反抗也就越強烈。”

精神領袖回歸

中國在西藏的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和生活水平。中國在上周還宣佈，將在拉薩建一座300億元的主題公園，以促進西藏的旅遊業。“但財富分配不勻也加重了藏人的不滿。而且藏人覺得自己的歷史觀和宗教訴求受到極大地忽略。“Den Besten說。

在一個愈加世俗化的年代，作爲局外人，或許難以理解藏族文化生活中對宗教的虔誠。Den Besten說，在他生活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期間，每年大約有1500-2500人從西藏前往流亡社區。其中一些人在中國的生活條件要高於在流亡社區。他親眼目睹，那些遠道而來的藏人在見到尊者時，眼淚奪眶地那種激動與悲切。

“西藏人希望對自己的未來、對西藏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權，希望能參與到政治過程中・・・・・・在目前這個階段，這些可以歸結到，他們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的渴求。”讓精神領袖回歸，也是那些自焚的藏人們喊的口號。

然而在西藏當前的政治形勢下，這種不滿與訴求是高度敏感的，很可能被視爲是“分裂主義”的企圖。08年的格爾登寺僧侶爲主的藏人和平示威，遭到了當局的武裝鎮壓。據報道，當時有23名藏人被軍警射殺。格爾登寺更是被日夜嚴加包圍，成了一座活監獄，100多位僧侶被逮捕審問。

改變

“08年北京承辦奧運會時，中國成爲全球媒體矚目的焦點，人們希望情況會改變。但當局對藏人抒發不滿情緒的回應卻越來越嚴厲。”Den Besten指出，“要改變現狀，關鍵還在於中國政府要開放，要與藏人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但他也強調，藏人應該秉持真誠與和平的歷史身份，不應失去非暴力的信念。“自焚的行爲不應被推崇，但希望已死去的人們將成爲這個改變的過程的開端。”

原文發表于荷蘭在線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52364

達賴喇嘛創造奇迹

蔡詠梅

這個月在臺灣有兩場爭鋒相對的大遊行。前一天十五萬人爲臺灣正名而遊行，第二天即有統派八千人打著保衛中華民國的旗幟對著幹。這兩撥人本是同一個民族，又無宗教信仰的差異，只不過早來或遲來臺灣而已，卻在統或獨的國家認同上出現如此不可調和的對立。最令人奇怪的是，過去所有的不共戴天的恩恩怨怨，無論反蔣或反共，左傾或右翼，都在統獨問題上一筆勾銷而重新站隊。

聯想到已困擾世界半個多世紀的中東以巴衝突，南亞的喀什米爾之爭，看來因國家族群認同而生出的衝突和紛爭，大概是人類最難解開的死結之一。在可見的將來上述紛爭似乎都看不到走出死胡同的出路，要超脫統獨這樣的難題似乎只能等待奇迹。

達賴喇嘛在這次很成功的訪美期間再次重申他不尋求西藏獨立，我認爲達賴喇嘛願意放棄西藏獨立，在西藏問題上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奇迹。而今這個世界上也只有達賴喇嘛一人可以創造這樣的奇迹。實際上西藏人民和臺灣人民，中東人民和南亞人民一樣，亦有自己堅定的族群和國家認同，較起真來其激烈程度並不亞於最執著的伊斯蘭信徒。如五六十年代西藏人民的抗暴遊擊戰和八十年代後期的獨立運動，曾經使中共政權大吃苦頭，頭痛不已。雖然西藏目前大致平靜，但藏人的離心情緒仍在內心醞釀，只待中國一有風吹草動，西藏人民又會揭竿而起。除非讓西藏人民割席而去，否則西藏將永遠是令中國頭痛的夢魘。如果西藏人民堅持要獨立，大中國主義者堅持要統治西藏，雙方互不讓步，世界屋脊將會永無寧日。可以想象，那時中國的西陲很可能成爲東亞的巴勒斯坦、喜瑪拉雅山北麓的喀什米爾。

中國應該慶倖，作爲西藏人民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是一個大智慧者，他爲藏族人民，也爲漢族人民的福祉，已超脫出統獨的觀念桎梏。

他認爲西藏人民的最大福祉是能夠享有自由的生活和保護傳承自身文化和宗教的權利，至於以什么樣名份——獨立的西藏或中國治下的高度自治的西藏——而存在，並不最重要。當然如要走快捷方式，要儘快爲自己的民族爭得自由，減少暴力和流血的可能，自然是後者，於是他願意和曾經屠殺過西藏人民至今仍在壓制西藏人民的中共統治者“一笑泯恩仇”，談判讓西藏留在中國。這是何等宏大的襟懷！

所幸的是，這樣的大智慧者又是被他的人民視爲至高無上的活神，他們願意放下心中的歷史悲情和執著而信奉達賴喇嘛的指引。一個人類難以解開的死結就如此奇迹般地解開了。

試想，一個對自己民族影響力如此大的精神領袖，如果執意要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獨立建國，或如果是個本拉登或霍梅尼式的人物，中國的麻煩就大了！

長期以來中國領導人既傲慢又缺乏遠見，以爲第一：西藏已在我手中，不需再解決；第二：達賴喇嘛想在有生之年解決西藏問題，中國可以拖。如果中共始終堅持此糊塗想法，最終會錯失西藏和平解決，並可將西藏永遠留在中國的良機。

我訪問印度達蘭沙拉時，有西藏官員甚至說，如果中共不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放棄獨立的誠意，他們願意與中共談判一個具法律效應的條約，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誠意到如此程度，中共還有何話可說？

我不久前說，西藏問題和平解決，是兩贏結局：流亡藏人返回家園獲得自治，中國則可一勞永逸得到西藏的主權。實際上還有一贏，則是對中國的民主派而言，西藏問題如能按達賴喇嘛方式解決，將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其實西藏問題的真正癥結，是中共願不願意應達賴喇嘛的要求，讓西藏享有高度自治，實行民主化。實際上，達賴喇嘛此要求也是所有爲未來民主中國奮鬥的人們的願望。

中國要走憲政民主路，民主中國必然是聯邦制的中國，西藏要高度自治，這個聯邦制下的所有地方區域也都要高度自治。由此而看，從西藏自治問題著手，或許將爲促進中國民主化多開出一個突破口。

因此我們呼籲中共領導人接過達賴喇嘛的和談橄欖枝之同時，也將呼籲有志於中國民主化的國人關心西藏問題，向中共當局施壓，促使他們儘快與達賴喇嘛接觸談判，共創民主中國的美好未來。

——原載《開放》月刊

唯色评说西藏

“我們的英雄拉讓久美你在哪里？”

46歲的喇嘛久美是安多拉萄楞寺（藏語是“拉讓貢巴”）僧人，曾任拉萄楞寺寺管會副主任。關於他，我不必做更多的介紹，四年前，他出現在美國之音藏語電視節目中，用真的面孔真的聲音真的名字披露藏人被壓迫的真相，從此他被藏人們傳頌爲民族英雄，尊稱他是“拉讓久美”。

他成爲英雄是必定要付出代價的。而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爲他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五年來，他歷經四次被捕：第一次與他於2006年去印度接受尊者達賴喇嘛傳授時輪金剛灌頂，並得到尊者接見有關；第二次與2008年3月在夏河（即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爆發的僧俗抗議有關；而第三次，正是因爲他在視頻上對藏地被鎮壓的事實提供了證言，遭關押長達六個月，後來在北京維權律師李方平、江天勇的介入下獲釋；而第四次，發生在去年8月20日，至今被關押，甚至已經被一審，但是否被判刑或者判刑多久尚未有定論。

據分析，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與他在獲釋後，在藏地民間獲得藏人僧俗極大尊敬與歡迎，以及與他個人的近期寫作有關。在他這次被捕的第二天，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他在拉萄楞寺的僧舍，他的電腦、手稿以及他保存的達賴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沒收。

被捕至今，他唯有一次與家人得以見面。是他的哥哥索南才讓，帶著老母親親手做的食物，從夏河坐車80多公里去州府合作市探望弟弟久美。據索南才讓的回憶，整個會面過程只有十多分鐘，喇嘛久美顯然是出於讓哥哥瞭解他的狀況和思想，針對警察說了許多話。

他說：“如果他是來看我的，那麼你們爲什麼要對一個私人探訪進行錄影、拍照？你們是不是想把這些材料散佈出去，然後說久美過得很舒適，被照顧得很好，還能和家人見面？我告訴你們，我不需要有人送吃的，不需要我哥哥來看我，也不要住在賓館裏。如果你們認爲我是罪犯，那麼就把我送上法庭接受審判。如果我犯了罪，那麼我會欣然接受對我的判決，哪怕是死刑。”

他還說：“所有的民族和個人都對他們的文化傳統保有驕傲和自豪，漢人也一樣。如果有人不對他們自己的傳統感到驕傲，那麼就意味著這個人已經迷失了。我是一個深切尊崇西藏傳統的人，同時下決心弘揚西藏文化。”

他只對哥哥說了一句話：“爲我上訴……找一個好律師，控告這些警察！”

實際上，直到前不久，喇嘛久美的哥哥才很不容易地從北京聘請到兩位律師。兩位北京律師去合作市遞交相關手續，卻被法院告知久美的罪名是“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此案已於6月下旬一審開庭，並已指定了兩位當地律師，一審後尚未對久美判刑。還瞭解到，喇嘛久美身體狀況不好，目前在蘭州一家醫院接受治療。而兩位北　京律師因被當局拒絕介入喇嘛久美案，只好無奈而歸。

那麼，何時將對喇嘛久美進行二審？是否將對喇嘛久美判刑？如果判刑，會是多少年？目　前一概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這是具有影響力的藏人名僧蒙冤遭難的又一起案例。這也是2008年全藏地爆發抗議以來，不計其數的藏人精英受到迫害的又一起案例。並且，與所有案例相同，不能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無法進入公正的司法程式。

最近，安多的一位藏人作家在《阿卡久美在哪里？》一文中寫道：“我們的英雄拉讓久美你在哪里？在哪里炫耀著勇氣的粗肩膀？在哪里咆哮著正義的怒吼聲？你什麼時候會像雪山獅子一樣，從雪山深處走來？”（文章只代表rfa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拉薩：新的“種族隔離區”

拉薩終於淪爲了“種族隔離區”。

除了在寺院、在老城區、在布達拉宮周圍佈置安檢門，同時從空港、從鐵路、從公路層層設防，非拉薩本地的藏人如果沒有諸多證件和證明，“除非插翅，否則不可能進入拉薩，”這是一位去拉薩旅行的漢人作家寫的。

這一切與5月27日，兩位原籍爲安多的藏人在拉薩自焚有關，當局於是在整個拉薩轟轟烈烈地“排查”、清洗藏人，不但包括籍貫爲甘肅省、青海省、四川省、雲南省藏區的藏人，也包括西藏自治區昌都、那曲、山南、日喀則、阿裏、林芝等地區的藏人。

即便是拉薩所轄七縣（當雄、堆龍德慶、曲水、墨竹工卡、達孜、尼木和林周縣）的藏人，儘管已在拉薩生活多年，有房子、有職業、有孩子在上學等等，也必須速去辦理暫住證。如果辦不到暫住證，就得返回原籍。七縣並不算是拉薩本地。

總之，凡拉薩本地之外的藏人，如要進入或住在拉薩，必須辦理諸多手續，否則將被拘押並被遣返原籍。據悉普通人必須五證俱全，包括：1、所住旅館或房東的相關證件複印件和擔保書；2、所在地區居委會

的證明；3、戶口本和原籍所在地的介紹信和無犯罪記錄擔保書；4、身份證；5、拉薩暫住證。如果是僧尼，必須要 有僧尼證。其中除了身份證和僧尼證，要辦每一種證明都比登天還難。

但若不是藏人，則可以坐飛機、坐火車、開汽車、騎自行車甚至徒步去拉薩。當然，中國之外的任何一國的遊客已經被婉言拒絕入藏。在微博上搜索“拉薩”，撲面而來的儘是從中國各地喜氣洋洋去拉薩玩樂的遊客。有一條被稱爲“勵志犬”的小狗最火，因爲它從半路上跟著騎自行車的漢人遊客到了拉薩。爲此有藏人在微博上辛酸地說：“‘拉薩歡迎你’，但拉薩不歡迎藏人。”

事實上，帕廓及老城已被淪爲一個淒厲的奇觀。那些興致勃勃的漢人遊客是來觀賞奇觀的，就像是地震之後的災區被辟爲旅遊區，變態的遊客要來“災區遊”。而密布的軍警是這個奇觀中的主角之一，扮演的是屠夫或者監獄看守的角色，而藏人呢，無論是默默地磕頭的信徒，還是把自己關在大昭寺中的僧侶，這樣的默默的關閉，既是一種隱而不宣的抗爭，也是莫大的悲哀。

還有藏人在微博上講述了自己家人的遭遇：“19歲的藏族侄子和三位漢族同學相約青藏線騎行，在即將到拉薩的當雄縣烏瑪鄉，同學放行，他因藏族被阻。要縣級 以上單位開證明才能入拉薩。爲此事電話找人諮詢，才知道拉薩打工、做生意、探親的許多外地藏族人，都需要各種證明、擔保。否則限期全部遣送回原籍。以民族 劃分的防恐措施，人少好辦，人多呢？”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實行的“排猶”政策。事實上拉薩已經被藏人們諷稱爲“納粹統治下的猶太隔離區”了。當年納粹“排猶”，而今中共“ 排藏”，歷史的重復讓年輕藏人在微博上的這句話廣爲流傳：“就像在胸前佩戴六芒星的猶太人說的那樣：我們手無寸鐵，偌大的世界，卻沒有人爲我們挺身而出。 ”

許多年來，非拉薩本地的藏人是拉薩社會結構中無論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安多、康區、羌塘、前藏、後藏的商人在拉薩經營，僧侶們也來拉薩朝聖並依照傳統在三大寺學習。傳統上，拉薩從來都被各地藏人視爲中心，是所有藏人心向往之的聖地，卻在今天變成了“排藏”之地。

目前在拉薩的這種“排藏”規模大到何種程度是我們無法想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將會使整個社會異常凋敝。由此帶來的巨大空缺將由誰來填補？就在拉薩發生自焚後的第三天，西藏的官方媒體公佈了當局將從中國各地引起高校畢業生進藏的優惠政策，而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已不言而喻。

2012/6/20

CCTV外宣片中的自焚藏人

CCTV一反常態地，既不聲張也很吝嗇地，在五月初播出關於藏人自焚的外宣片，值得研究。我從YouTube網站下載了這部外宣片，反復觀看，並做了如下分析：

第一，CCTV這部完成於2012年5月的外宣片，所提及的自焚藏人只有13人。然而，事實上，從2009年2月27日阿壩縣格爾登寺僧人紮白自焚，至CCTV外宣片完成時，在境內藏地已有35人自焚，涉及今天中國行政區劃的四川省、青海省、甘肅省和西藏自治區。

即便如這部外宣片，一開始便將藏人自焚事件鎖定在“四川省阿壩州和甘孜州”，僅此兩個地區的自焚藏人就多達28人，其中阿壩州25人，甘孜州3人。

第二，CCTV外宣片主要描述了紮白、彭措、次真和達尼四位自焚藏人在自焚前後的事。點名提及了充翁洛萄、尕爾讓、貢確旦巴、尕爾讓旺修四位自焚藏人自焚的時間和地點。對曲培、卡央、洛布占堆、丹增旺姆、達瓦次仁五位自焚藏人，沒有點名，只是提及當時當地有過自焚。

而CCTV說紮白自焚，是因爲沒有參加2008年3月16日的抗議，被其他僧人取笑，爲了爭口氣，就自焚了。

但紐約時報6月2日的報道否認了這一點，而是說紮白在自焚前兩天，“走在街上，用腳去踢解放軍的軍車”，曾與紮白同一所寺院的僧人說“他是想故意挑釁那些士兵……在他的眼睛裏，我可以看到他對軍隊有多仇恨。”

CCTV還讓彭措的父親說兒子“容易輕信”、“頭腦簡單”，所以去自焚。但是在去年3月底，中國另一家官方喉舌新華社，對彭措自焚的解釋是說，彭措患有“癲癇病”，“不正常”。對於同一個人，中國官媒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而在這部外宣片中，對自焚者的汙名化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對次真和達尼爲何自焚的解釋上。次真和達尼同時自焚，達尼當場身亡，燃燒著的次真跑到街上，被軍警滅火後強行帶走，一天之後身亡。隨後，當局提供了一份詳細的“次真訊問筆錄”。

作爲被嚴重燒傷的人，從燒傷到去世只剩下一天多，顯然是在死亡線上掙扎。一位在燒傷醫院工作的漢人醫生，在推特上對我說：“受傷後短期內可以說話，但堅持不 了多久。會昏迷，窒息等等。緊接著會發生全身性的人體內環境紊亂，休克、缺氧等等。如果沒有得到非常專業的救治，很快就會出現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當我問到：“這樣的重傷者，能夠神智清醒、有條

有理地回答一堆問題嗎？那份訊問筆錄至少兩三頁，大段、大段地交代了偷盜、搶劫、嫖妓的經歷，像不像是僞造的？”

這位醫生含蓄地答道：“這些，你懂的。”

在那份“訊問筆錄”中，兩位自焚藏人所展示的形象不但是小偷、搶劫親戚錢款的強盜，還居然在自焚前成了“嫖客”。爲此，CCTV讓一個說四川話的婦女現身講 了幾句話，而這個被注明是“賣淫女”的婦女，面部被技術處理，完全模糊。CCTV是要保護“賣淫女”的權益嗎？什麼時候，這個國家的官媒變得這麼保護“賣 淫女”的權益？

第三，在被CCTV提到的13位自焚藏人，稱“被救生還”的有4人：紮白、尕爾讓、貢確旦巴、尕爾讓旺修。CCRV還展 示了他們在醫院的鏡頭。然而，一位元外媒記者看到他們被逼問以後還會不會自焚時深感憤怒，認爲這很殘酷，不人道。但外媒記者有所不知的是，這些被逼問的自焚 藏人，有人甚至四肢被截肢。更有所不知的是，這些所謂“被救生還”的自焚藏人，並沒有返回家鄉與寺院，事實上再也不知下落。

2012/6/30

（文章只代表rfa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Techung：圖伯特的歌者

我並沒有聽過Techung（嵇穹）全部的歌與曲，儘管很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元傑出的音樂人。這與我們彼此所在的空間有關。

正如綿延的喜馬拉雅橫亙於被殖民者劃定的邊界上，遭到阻隔的藏人有了“境內”與“境外”之分。然而音樂是有翅膀的，可以飛越任何人爲的障礙。就像在那並不久遠的年代，因爲被藏人以各種食物及具有美感的法會善待，從不遭槍殺、烹食，包括仙鶴（tung-tung）、胡兀鷲（jha-goe）以及杜鵑鳥（khuyu）在內的大群鳥類，會隨著大自然的節氣，沿著飛翔之路往返于安全的圖伯特。

如今居住美國亞特蘭大州的Techung已近中年，故鄉在境內藏地，但出生於印度。與成千上萬有著相同命運的藏人一樣，當家園被佔領、寺院被摧毀、喇嘛被流亡，他的父母雙親也不得不別離故土，並在異國他鄉艱難地傳承著屬於這個民族的精華。我最早是從一些電影中聽到Tec...hung 的歌聲，如故事片《Dreaming Lhasa》和紀錄片《Tibet: Cry of the Snow Lion》等等，他的吟唱有著圖伯特的傳統歌樂如卡魯、朗瑪、堆協的韻味，卻因現實中整個民族的喪失之痛而充滿蒼涼。

2008年，遍及圖伯特的抗議被子彈擊碎、被裝甲車碾壓，但全世界都聽見了“嘎嗨嗨”的長嘯。對藏人來說，無論在“境內”還是在“境外”，都聽見了發自內部的聲音——“藏人休戚與共”。這一年的12月10日，Techung 在臺灣舉辦了“自由之音・西藏之聲”音樂會，主持者在Facebook上留言：“Techung悠揚渾厚的歌聲，會給人一種清風拂面吹來、置身在西藏高原的感受。適逢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希望Techung爲臺灣、西藏甚至全世界支援人權的人，捎來和平的訊息。”

我是在網上看到這場音樂會的，當即有了一個想法。我寫過一些歌詞，其中的一首《在路上》是多年前在拉薩寫的，表達的是對尊者達賴喇嘛的思念。我思忖，如果能由Techung譜曲並演唱，那將是最完美的奉獻。我請安多的友人將歌詞譯成了藏文，並想法與Techung取得了聯繫，而他欣然應承。過了一段時間，他將基本上完成的歌寄給了我，而這正是我由衷希望的歌——在以紮念（Drarnian）、笛子等圖伯特樂器的旋律中，在著名的藍調音樂家、格萊美獎得主凱文・穆爾（Keb Mo）低沈、寶貴的和聲中，Techung深情而婉轉地唱到：

“在路上/啊，在路上/我熱淚盈眶/懷抱人世間最美的花朵/趕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獻給一位絳紅色的老人//他是我們的益西洛布 /我們的袞頓/我們的貢薩確/我們的嘉瓦仁波切//在路上/啊，在路上/我熱淚盈眶/懷抱一束最美的花朵/獻給他，獻給他/一縷微笑/將生生世世系得很緊。”

當我反復聆聽這首歌，驀然悟覺，原來這首歌正是人世間最美的花朵，在多年以後，以這樣的方式替我實現了完美、永久的奉獻。

記得2010年，Techung發行了準備多年的新專輯《Semshae-Heart Songs》，是專門爲孩子們創作的16首兒歌。在接受自由亞洲藏語節目的採訪時，Techung自述創作緣由在於他的女兒們，生長在美國，漸漸美國化，而他希望女兒們從小不忘自己是藏人，故鄉在圖伯特。所以他撥動紮念，讓孩子們跟他一起唱“祖拉康裏有可以朝覲的，祖拉康裏有可以磕頭的，我們一起去祖拉康吧……”，讓孩子們唱“阿媽啦，你關愛我的話，教給我藏語吧……”。

我很喜歡這些兒歌，當我回到拉薩，幾乎每天都要給一歲的小侄女播放，是如此動聽，以致不會走路也不會說話的孩子，只要一聽到這些兒歌，尤其是那首講述四季中每個季節特點的兒歌，就會隨著歌聲有節奏地搖擺雙手。

也是在這一年，Techung發起了爲境內藏人當知項欠和紮西東知的自由而呼籲的演唱行動。當知項欠是

因爲拍攝了表達藏人心聲的紀錄片而被中國政府判刑6　年，紮西東知是因爲演唱了表達藏人心聲的歌曲而被中國政府判刑13個月。爲了讓世界聽到藏人的苦難，Techung與多位流亡藏人歌手在美國和印度等地，舉辦了與受難藏人休戚與共的音樂會。

而在這幾年燃遍圖伯特的火焰中，一個個藏人兒女“爲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以身浴火。 Techung的新歌《Lama Khen》正是以自焚藏人的心聲、遺言而唱，唱出了藏人的痛苦和抗爭。這是一首沒有悲泣、沒有怒吼的歌，平靜得猶如一個人在飽經滄桑的寺院觀想上師，默默祈禱，卻讓人看見那些懷著信仰而燃燒自己的烈士們，令人心生敬意又不禁淚下——

“諸佛千諾，喇嘛千諾，喇嘛嘉瓦丹增嘉措千諾，痛苦太多，身體被折磨，心靈被傷害，喇嘛啦。諸佛千諾，喇嘛千諾，喇嘛嘉瓦丹增嘉措千諾，抗議，非暴力抗議，我燃燒自己的身體，喇嘛啦。護佑我們，護佑我們，喇嘛啦，護佑我們吧。”

實際上，雖然Techung不能回到圖伯特的土地上撥動紮念爲圖伯特而唱，但他早已乘著歌聲的翅膀飛回了故鄉，並在圖伯特的年輕藏人中獲得極高推崇，被如是評價：“流亡圖伯特藝人Techung的吟唱風格，整體給人的感覺仿佛是在細細訴說那些隱秘的圖伯特往事，有宏偉的意蘊，但更多的是個體靈魂的遊吟，淡淡的憂傷、未放棄的理想，還有‘心臟的骨頭’的靜默韌力……”

“心臟的骨頭”屬於圖伯特的隱喻，我們都知道意味著什麼。對於“境內”和“境外”的藏人而言，世道雖在變化，強權依然肆虐，尊嚴遭到踐踏，但“心臟的骨頭”卻是不會被折斷的。圖伯特的歌者Techung的音樂，向冷酷的世界展示了這一景象。

2012/7/11，北京

（文章只代表rfa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從拉薩的新面貌說起

“拉薩日新月異”——很多去過拉薩的人都會這麼說。那麼，我就以其中兩個地方爲例，說說拉薩的新面貌吧。

一、江蘇路

如果我在拉薩，面朝東方站立的話，江蘇路就在我的右邊，像一柄刺刀斜斜地切入拉薩的右肋。

聯想到刺刀不是沒來由的，長長的江蘇路上最爲重要的單位之一，正是早已盤踞半個世紀的西藏軍區，刺刀的寒光令平民百姓望而生畏，而我人生的最初四年，卻是 在那裏面度過的，因爲我是一個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的女兒，生於文革。在我父親那時候所拍的照片中，有一張是荷槍實彈的軍人在街上遊行。那天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陽光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刺刀比一旁稀疏的樹木更多，更像密集的叢林；然而，樹木不會如刺刀一般閃耀著令人心驚的寒光。那片閃耀著寒光的刺刀扛在一個個正舉著毛主席語錄本並高呼口號的年輕軍人肩上，雖然是黑白照片，但可以想象得到無數本紅色的小寶書與閃耀著寒光的刺刀所構成的是怎樣的一個情景， 使得遠處的布達拉宮也自身難保。

如今，雖然這條街上雲集的有如同中國城市的各個組成部分，黨政機關、行政單位、學校醫院、報社工廠、旅館飯館，以及占地廣闊、戒備森嚴的那個軍隊大院，但最有名的是它被叫做“電腦一條街”，可想而知有多少與電腦相關的店面——差點忘記，這裏曾經還被叫做“黨政軍妓一條街”，街道兩邊儘是一間間色情小屋，天一黑就閃爍著粉紅色的燈光，大概因爲那樣的稱呼實在有損黨和政府的形象，色情小屋遂被電腦小店取代了。

我也曾抱著電腦去其中的某個店裏修過，還去刻錄過屬於“反動宣傳品”的電影和歌曲。有一部是好萊塢拍的故事片《西藏七年》，換了一個類似港臺槍戰片的火爆片名流入拉薩的影碟市場。說實話，影片中有些片斷漫畫化了，比如下巴上長著一顆痣、貌似或影射毛澤東的解放軍軍官，沖著年輕的達賴喇嘛一腳踐踏神聖的壇城模型，雖然中共的所作所爲的確如此，但這樣過度藝術化的表現還是誇張了，顯然並不瞭解先禮後兵、先屈後伸、先恭後踞的中國文化。

江蘇路，這是一個猶如刺刀一般具有殺傷力的名字，但不太記得這條街是什麼時候與江蘇連接在一起的，大概有十多年了。瞭解“西藏問題”的人會知道這意味著拉 薩的對口“援藏”地區是江蘇省。所謂“援藏”實質上就是類似諸侯割據，中國各省份將西藏自治區如切蛋糕似的分成無數塊，各自承包，趁著“西部大開發”以自肥爾。且欲蓋彌彰地，爲了在當地永遠地刻下自己的豐功偉績，紛紛給建築物、街道等起名或改名，什麼廣州路、上海廣場、泰州廣場、山東大廈諸如此類，以飛快 的速度覆蓋了西藏自治區的地圖。

對口“援藏”拉薩的，除了江蘇省還有北京市。不過早在文革之前，拉薩城裏就已經有了北京路，是從藏人口中的“德吉囊嘎”改過去的，原來的意思是幸福路。至于文革，更是改名成風，帕廓（環繞大昭寺的轉經路）改爲立新大街、朵森格（石獅子）改爲新華路、宇妥（綠松石屋頂）改爲人民路等等。連山也被改了名字，夾波日（指藥王山）成了勝利峰。而法王之宮——羅布林卡被改爲人民公園、布達拉宮差點被改爲東方紅宮。顯而易見，拉薩已經陷入一大堆與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完全無關的新名詞之中，來自外地的“解放者”喧賓奪主地給這個與己無關的古城，建構了並不新穎且霸氣十足的革命地名學。

至於今天的更名或起名比文革時代更勝一籌，它乾脆是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圖伯特（西藏）的地標，不再是充滿意識形態含義的名字。根本上，這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或盤

算呢？是爲了讓原住民的藏人們從陌生的地名中感受到帝國的威力，在不得不習慣的過程中失去對本土的記憶與傳承，還是爲了讓越來越多的移民生活在以他們故鄉的地名所構成的帝國版圖的想象之中？一個個中國各地的名字，爲的是把圖伯特完全地“中國化”，讓圖伯特逐漸地消失在“中國”的符號之中，說到底，這完全是一種殖民行爲。

原有的、本來的、屬於自己的地名被改變，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種抹煞記憶的陰謀，是一把割斷與過去聯繫的剪刀，是一夜之間就已面目全非的悲劇。每 次從漢地回到拉薩，我好似不是回到藏人的地盤，而是穿梭于漢人的街道之中。那些路的名字大多是漢地的地名，那些商店的名字也基本是漢地商店的名字，迎面看見的、錯臂而過的、回頭瞥見的，都是再也熟悉不過的漢人的模樣，就像是我根本就沒有離開漢地一步，無論走多遠、多久，依然還被困在他牢牢攥住的手心裏。

二、太陽島

一直以來，我對拉薩城北的太陽島很有興趣。此乃整個拉薩最爲光怪陸離的角落，堪稱今日拉薩的縮影，值得給那些去採訪的外媒記者或去旅遊的外族朋友隆重推薦。

從前這裏叫做“江瑪林卡”（長滿可以做掃帚的野草叢林），有樹木有沙灘有拉薩河靜靜流過，小橋的兩頭挂滿了重重經幡。它又被戲謔爲“古瑪林卡”，意思是小偷藏身的園林。1994年，經由一位在西藏最具盛名的漢人畫家推介，來自澳門的開發商與當局合作，將這片野生園林改建成了賭場，之後有內地富豪接手改建成 中和國際城，很快這裏成了拉薩最大的、最公開的紅燈區，雲集上千名妓女。

網上有篇關於拉薩性工作者的調查報告，稱在拉薩流傳這麼一句話：“沒錢的逛二環路，中產階級進天海夜市，高產階級拜太陽島”，並寫到：“在拉薩的二環路，三環路和四環路上散佈著無數的來自于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婦，甚至包括許多中年婦女，在整個拉薩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i]一個從深　圳去拉薩的漢人嫖客得意洋洋地在網上介紹嫖娼心得：“中和國際城是拉薩真正的紅燈區，高中低檔的都有，尼泊爾的，俄羅斯的也有，國外的貴，還醜，建議支援國貨，中和國際城到底有多少小姐，沒數過，反正中和國際城方圓5公里最多的店子是賣肉的，哈哈。”[ii]

除此，太陽島還夾雜著各地風味的飯館、藏獒銷售中心（牆上挂著十世班禪喇嘛的巨幅照片，桌上擺著毛澤東的像框）、四顆星的大酒店（有西餐中餐藏餐和印度餐等）、出售性用品的衆多成人商店，以及拉薩民族文化藝術宮、拉薩市政府的臨時辦公室等等。

我曾去過一個叫做“人民公社”的飯館，裏面供毛澤東像，挂毛澤東語錄，服務員一律穿別著毛澤東像章的軍綠色服裝，幾分像紅衛兵，幾分像紅色革命電影裏的國民党特工，幾分像妖怪。披挂一條潔白哈達的毛像兩邊，挂著一副對聯：“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鄧小平”，據悉開飯館的老闆就來自鄧小平的家鄉，看來的確 是富了他。

我還在“民族文化藝術宮”看過一場由官商聯手推出的歌舞劇《喜瑪拉雅》，演出人員基本上來自中國內地。表演的節目有雜技、魔術，夾雜著貌似印度舞、泰國舞、阿拉伯肚皮舞實則乃一場場色情意味的豔舞，還夾雜著青藏鐵路和火車、五星紅旗和奧運火炬，就差要求全場起立高唱中國國歌了。尤其惡俗的是，還讓一位自稱叫什麼卓瑪的“藏族少女”在臺上招親，被邀上臺的男性漢人觀衆如果答應三個條件就可以當“古格國王”，如果不答應，“藏族少女”嬌滴滴地宣佈：“就懲罰 他磕長頭”。

這真是一句非常糟糕的臺詞，一下子就讓這個自稱“領軍西藏文化”的歌舞劇露餡了。磕長頭意味著什麼？哪些人會以三步一個等身長頭的方式來丈量通往聖地拉薩的迢迢長路？難道他們都是遭到懲罰的人嗎？他們犯了什麼樣的罪過？對於藏人來說，磕長頭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朝聖者，他們以折損肉體的苦行表達了極其虔誠的信 仰之心，值得垂下頭顱向其致敬。然而，在這出充斥著藏文化符號的大雜燴裏，原本意味著無量功德的神聖行爲卻被視爲“懲罰”，這即便是玩笑，也太過分了。而 真正的圖伯特，在這樣的玩笑中，分明是被貶低了，被辱沒了，被褻瀆了。

[i] 東方社工論壇：http://eastsw.5d6d.net/thread-22264-1-1.html。

[ii]　全民論壇：http://www.publicbbs.com/BBSdetail.aspx?id=10728。

唯色(Woeser)

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人。出生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拉薩。曾在西藏東部康地及中國漢地生活、學習二十年。1988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就職甘孜報社任記者兼編輯。1990年春天重返拉薩，至2004年6月，就職《西藏文學》雜誌社任編輯。

2003年因在中國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當局認爲有“政　治錯誤”而遭查禁，並被解除公職。現爲獨立作家，著有詩集、散文集、故事集及口述歷史專集十本，合集三本，被翻譯爲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加泰羅尼　亞文、日文及藏文的譯著十本。並獲多個國際獎項。居北京、拉薩二地，自況爲中國境內的流亡藏人。

喇嘛久美哥哥的證言

口述：喇嘛久美的哥哥
記錄及藏譯英：安多藏人
英譯中：更桑東智（@johnlee1021）

我去當地（合作）的公安局請求探望我的弟弟、喇嘛久美並給他送一些食品，終於獲得批准。負責拘押喇嘛久美的警察的頭頭是個漢人，他們當時正在開會，他讓我五天以後再來見他。五天之後，我帶了喇嘛久美愛吃的家裏做的食品又來到公安局。他們讓我見了我的弟弟。這是2011年11月的一天，大概是4日。

三名警察帶著我去一家賓館與喇嘛久美見面。進了房間之後，我問了我弟弟的身體狀況，他說他的健康狀況不好。然後，喇嘛久美就問了那些警察一些問題：爲什麼把我帶到這裏來？是不是只是爲了送食品？你們（指這些警察）有什麼打算？等等。

一個警察回答說，帶我來這裏“只是爲了送吃的”。

喇嘛久美說：“那麼把吃的放在這裏，帶我哥哥回去。”

那個警察說：“你應該和你哥哥聊聊。”

喇嘛久美說：“我沒什麼要說的。如果只是來送吃的，那麼把吃的放下，帶他回家。如果他是來看我的，那麼你們爲什麼要對一個私人探訪進行錄影、拍照？昨天，我說我的身體不好，你們帶來個醫生。整個的檢查過程你們都在錄影、拍照。可是，過後一片藥也沒有給我。”

喇嘛久美又說：“今天，我哥哥來看我，你們又故伎重演。你們是不是想把這些材料散佈出去，然後說久美過得很舒適，身體被照顧得很好，還能和家人見面？我告訴你們，我不需要有人送吃的，不需要我哥哥來看我，也不要住在賓館裏。如果你們認爲我是罪犯，那麼就把我送上法庭接受審判。如果我犯了罪，那麼我會欣然接受對我的判決，哪怕是死刑。如果我有權利得到我哥哥的探訪，享受到家裏的可口食品，還能住在賓館裏，那麼你們也無需爲我操心，解除對我的拘留就可以了。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你們沒有得出任何對我的犯罪指控。我個人不想在你們的賓館裏多呆哪怕一分鐘。你們已經從我的住處得到了所有的文件和電腦硬碟。你們了 解我寫過什麼、讀過什麼。你們掌握了我所有的通訊記錄。”

“你們說我四處走動，去見各式各樣的人。這沒錯，但是沒有人說過我不能這樣。我去成都，去西寧，見了很多有見識的人，包括很多藝術家。我對他們說起過弘 揚西藏的佛教、文化、語言和傳統的重要性。可是問題在於，如果一個歌手在歌詞中用到了類似像太陽（中國的官員相信‘太陽’一詞指的是尊者達賴喇嘛）、月 亮、星星、雪山、崗堅巴（雪域之子，指藏人）或是團結等辭彙，你們就把他或她抓起來。你們的憲法裏有什麼規定禁止使用這些詞嗎？

“你們說我們不能爲尊者達賴喇嘛祈禱，但是沒有藏人不信仰尊者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如果你們找出一個藏人不信仰達賴喇嘛尊者和班禪喇嘛，他一定和你們一樣，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盲目的追隨者。你們這裏有個警察也是藏人，還是一個辦公室的負責人。不過，他是一個奴顏婢膝的党的走狗。他對西藏的宗教一無所知，也絲毫不瞭解西藏的文化和語言。但同時，他還說我們大家都是藏人，我真應該聽聽他怎麼講。

“如果你們還想讓我對我的哥哥說些什麼，那麼我要告訴我哥哥的就是爲我上訴。”喇嘛久美轉過頭對我說，“找一個好律師，控告這些警察。甘肅省上的警察來的時候，我已經清楚地表達了這些觀點。我是一個受害者。但是你不必（像我一樣）遭受這樣的迫害。”

他又對那些警察說：“所有的民族和個人都對他們的文化傳統保有驕傲和自豪，漢人也一樣。如果有人不對他們自己的傳統感到驕傲，那麼就意味著這個人已經迷失了。我是一個深切尊崇西藏傳統的人，同時下決心弘揚西藏文化。”

“警察告訴我不能和海外的人接觸，我就不和他們接觸。警察說我不能和在北京的著名作家唯色和王力雄見面，我就不和他們見面。我聽從了警察的命令，按照你們列出的名單，不讓去的地方不去，不讓見的人不見。但是沒有人說我不能去成都和西寧。如果這是你們關押我的理由，那麼我無話可說，到法庭上告我好了。爲什麼你們要在我身上花這麼多錢？爲什麼花這麼多錢讓我住在賓館裏還要讓四五個人每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看著我？你們爲什麼在我身上浪費這些錢？難道這是一個共產黨政府的正當行爲嗎？”

我在旁邊聽我弟弟說這些的時候，真是欲哭無淚。我若干次去公安局的時候，都向警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問他們我弟弟究竟犯了什麼罪。但他們從來沒有給我一個 明確的答案。我的弟弟是無辜的，我告訴警察立即將他釋放。我說我會把這個案子告到縣上、州上、省上甚至中央。你們不能無緣無故囚禁一個人長達七十多天。我弟弟已經被抓過四次了。每次都是無聲無息地失蹤了，然後又沒有受到任何指控地放出來。

我們見面的時候，喇嘛久美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得很清楚。那些警察被他說得很惱火，他們讓我把食品拿回去。幾個人護送我離開了賓館。

消滅西藏文化是 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最終

達娃旺欠

有關第一代民族政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辯論已經如火如荼的在中國大陸展開。就像是監獄裏的犯人溜溜風一樣。其實在衆目睽睽之下，異想天開。但是，也不能小瞧了這股風頭，這個觀點的唆使者是民族政策制定的權威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戰部。

所謂第一代民族政策的定義

前蘇聯的民族大拼盤模式被稱爲第一代民族政策，又稱爲民族區域自治。它源自列寧提出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是擺脫資產階級的民族紛爭，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教唆互相殘殺的根本制度。因此列寧指出“凡是國內居民生活習慣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區域,都應當享有廣泛的自主和和自治，其機構則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來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共同綱領》中規定了“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並由當時黨內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維漢起草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這個綱要的內容載入了1954年的新中國憲法。民族區域自治從此成爲基本民族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國家領導人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領導並完成了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並於1984年與第四部憲法一同頒佈實施。此外，還有行政法規《城市民族工作條例》和《民族鄉行政工作條例》。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自治條例139件，單行條例777件，根據本地實際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和補充規定75件，13個轄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都先後制定了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若干規定或意見，貫徹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個自治條例、510個單行條例、75個變通和補充規定。民族自治地區占國土總面積的64%，截至2003年底，中國共建立了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1173個民族鄉。

胡鞍鋼指出，前蘇聯的模式在中央財力下降使得中央無力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實現地區和民族均衡發展,導致地區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地區和民族之間經濟差距的擴大又導致了中央財力的下降，富裕地區不願多交稅，不願意援助經濟落後地區，不願意背“經濟包袱”，而貧困地區又認爲中央不公平，認爲自己遭受著發達地區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廉價剝削，導致地區與民族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也不斷激化，最終國家陷入分裂。

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定義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與胡聯合，以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提出來的民族政策思路，倡導推行淡化族群意識和56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家認同的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導思想是效仿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模式，不容許任何一個族群生活在一塊屬於自己的歷史疆域內。

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議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加強國家認同：

1、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堅持平等的向每個民族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2、經濟上促進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推進各族公民混居雜居。

3、文化上堅決堅持用社會主義思想對每個民族進行文化改造，強制推行普通話，防止宗教極端主義。促使人人爭當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好國民，以工作爲天職，培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感。

所謂第一代民族政策，根本就是一堆廢紙。制定這一政策也是在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等各民族的精英的努力之下。實際上就根本沒有具體實施或執行。也無從談起其法律作用。在紙上的法律也就無所謂政策。

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包括政治、經濟、語言文化、宗教上全面消滅民族。強化中國特色的流氓社會主義的認同。

1、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堅持平等的向每個民族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2、經濟上促進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推進各族公民混居雜居。

3、文化上堅決堅持用社會主義思想對每個民族進行文化改造，強制推行普通話，防止宗教極端主義。促使人人爭當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好國民，以工作爲天職，培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感。

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說白了就是要扼殺少數民族。他們認爲蘇聯模式不可用。找來美國模式和巴西印度模式。總的來說還是沒有從中國本身歷史文化來尋找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源。還是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還是不想放棄大漢族的本意。

在印度建國後的憲法中，規定了英語爲官方語言，印地語爲國語、阿薩姆語、孟加拉語等14種語言爲邦的官方語言。同時承認其他少數人（民族）語言及其承載者的文化和身份權利。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中有“邦的官方語言”嗎？在西藏、在新疆、在內蒙。藏語、維語、蒙語是官方語嗎？

按國家民族原則來講，沒有一種統一的語言 就不能稱其爲一個統一的國家。西藏、新疆、蒙古本來就不該是中華民族成員。這是一個誰也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也被歷史或現實在證明。他們之間的不同。但是，既然像西藏、新疆、蒙古這樣原本就是大國地區，也納入中國版圖。他們經過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化革命。這樣大的洗劫。就西藏而論，把部落、土司、寺院等的管理制度蕩盡無存。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全面完成。國家認同基本沒有問題。政治上已經沒有他們的政治，經濟已經不可能自己建立獨立的體系。現在只剩下消滅語言和文化。實際上在消滅民族文化的這個事實。已經在計劃實施。

這種消滅語言文化的工作實際上早就開始了，現在只是尋找理論根據而已。因爲，他們原先的做法是犯法的。所有的法律上都沒有對少數民族進行漢化是合理的。

北京政府的本意就是大漢族一統天下。這個本質不是馬克思給他們的也不是列寧給他們的。也不是皇帝老子給的。根源在哪里？統戰部嗎？

這種對民族的歧視不可能改變。今天對少數民族的歧視不只是政府行爲，是全漢民的行爲（ “北京等大城市和漢族地區發生的針對藏族、維吾爾族人員的整體性歧視行爲（計程車拒載、旅店拒住、機場歧視性安檢等）卻反映出共產黨利用漢族，搞整體性的大漢族主義。”。

不講一種語言的民族畢竟不是同根同源的民族。他們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今天的簡單粗暴，在民族地區已經構成了對民族的鎮壓。如果，對民族地區強行普通話教育。將鎮壓和反鎮壓就會升級，就會根深蒂固。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近日在臺灣出現

“讀西藏書、說西藏話、寫西藏字、做西藏人”的標語

這是個好的口號。

1956-2008，2008-2012年 的所有藏漢之間共產黨跳起來的事端。都和藏人“讀西藏書、說西藏話、寫西藏字、做西藏人”爲焦點。今天自焚理由也是因此而產生。因爲，不讓讀藏書、不讓說 西藏話、不讓寫西藏字、不讓做西藏人“就是今天在大陸民族研究的主要課題。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推出的目的。不讓讀西藏書、不讓說西藏話、不讓寫西藏字、不 讓做西藏人的最終目的就是消滅西藏文化的精髓藏傳佛教。他們把藏傳佛教當做“宗教極端主義”來消滅。要在西藏“各族公民混居雜居。”、他們要在西藏“強制推行普通話”這就是今天中共統戰部及其追隨者的目的。所以“讀藏文書、說西藏話、寫西藏字、做西藏人。”是當前對抗中共暴力的最終理由之一，重中之重。

各國響應8.8全球聲援西藏燭光祈福

各國的流亡藏人們紛紛舉辦祈禱及抗議活動，響應藏人行政中央內閣發起的『8.8全球聲援西藏燭光祈福』活動。

法國在首都巴黎舉辦了和平抗議遊行活動。巴黎西藏協會成員尼瑪頓珠在接受本台採訪時介紹說，8日當天有200多名藏人和支援西藏人士在首都巴黎市進行和平集會活動，並從埃菲爾鐵塔遊行至法國外交部大樓，向法國政府遞交了一份請願信，呼籲法國派遣調查小組進入西藏瞭解自焚事件的真相，並在拉薩開設領事館。

而瑞士蘇黎世城市則從本月8日起舉行為期5天的蓮花生大士薈供法會。

在台灣臺北，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辦事處同當地西藏協會一起於（8日）下午舉辦法會，為境內自焚同胞們祈禱，居住在臺北的50多名流亡藏人參加。

另據印度東北部納尼達地區西藏婦女會會長箚西卓瑪介紹，當地流亡藏人也響應內閣噶廈的呼籲，有70多名藏人於今天（9日）上午9點至中午12點舉行祈福法會，為境內自焚犧牲的同胞進行超度。

印度布如瓦拉流亡藏人社區的上百位民眾也於8日晚間6點30分聚集在一起，舉行了燭光祈福法會。並在當地進行和平遊行，向民眾介紹西藏境內目前的緊張局勢。今天（9日）上午又為境內同胞供奉酥油燈，繼續進行祈禱。

-----VOT

時代雜誌：
金元外交切斷西藏逃亡之路

喜馬拉雅茫茫的雪山曾經是西藏人逃離共產黨的生命之路，但是現在被中共對尼泊爾的金元外交切斷。中共要求尼泊爾加強邊境巡邏，並獎勵那些遣返逃亡藏人的尼泊爾官員。中共便衣警察甚至出現在邊境的那一邊。中共陸軍參謀長陳炳德去年在3月訪問加德滿都，承諾給予2,000萬美元軍事援助。

《時代》雜誌7月17日報導，尼泊爾警方鎮壓當地西藏人的紀念活動。西藏人在尼泊爾失去身份，不能上學和工作，甚至面臨遣返。

文章說，中共越來越嚴厲的打壓宗教自由。從抓捕那些保存宗教領袖畫像的西藏人，到派駐軍隊鐵腕控制寺廟，這一切讓西藏人難以苟且偷生。像許多先行者一樣，20歲的拉姆支付一筆錢，請尼泊爾嚮導帶領她翻越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山脈。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拉姆獲得了從加德滿都到印度的安全通道。這是一個艱難的旅程，耗時四個月並跨越三個國家。她徒步旅行，夜晚憩息樹下，還要躲避中國和尼泊爾的哨兵。但是她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如此多的人們不顧一切的要離開西藏。但是現在幾乎變得不可能了。」

自從達賴喇嘛1959年逃離中國，尼泊爾在西藏人流亡社區扮演了關鍵角色，提供庇護所和通往印度的通道。但是最近幾年，尼泊爾的友好減少了，原因是，中共對尼泊爾政治精英的影響力越來越強。

自從2008年奧運會前夕在拉薩爆發了起義並且被暴力鎮壓之後，西藏人逃亡印度的人數急劇下降。從1990年到2007年，每年大約2,500西藏人抵達印度。2008年，這個數字下降到600，之後每年大約800難民。一個關鍵點原因是，中共顯著收緊安全措施。不僅僅是在西藏內部，而且還在中尼邊境上，切斷了至關重要的逃亡路線。

但是中共鎮壓西藏的策略不再局限在本國的士兵和偵探上，而是尋求鄰居小國尼泊爾的支援。尼泊爾接納了2萬名西藏難民，並且是通向印度的關鍵中轉站。根據維　基解密2010年洩漏的美國大使館秘密電文，「北京要求加德滿都加強巡邏。讓西藏人更難以進入尼泊爾。」另外一份電文寫道，中共當局「提供金錢獎勵給那些 把西藏人交回中國的尼泊爾官員。」

的確，「邊境管理」和「資訊分享」已經成為兩國合作的關鍵領域。一些報導說，尼泊爾警方接受中共的培訓和設備。傳聞說，中共安全人員甚至出現在尼泊爾邊境那一方。今年早先，CNN記者在尼泊爾拍攝，遭到說中文的便衣男子干涉，那些人阻止他們使用照相機並追蹤他們進入尼泊爾境內很遠。

中共當局對尼泊爾越來越強的影響力給西藏活動家和官員敲響警鐘。他們長期以來視加德滿都為庇護所和盟友。在1989年尼泊爾和聯合國難民署簽訂非正式協議，尼泊爾承諾允許西藏人安全通過並轉赴印度。現在，西藏人說，信任已經受到腐蝕。

「尼泊爾聽從中共一切要求。」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部長廷萊嘉措曾經在尼泊爾生活數年。目前只有少數記錄在案的尼泊爾遣返西藏難民案件，其中包括在2010　年，三名藏人被強行送返中國。有關兩國邊境安全部隊之間的交易的資訊仍然很少。最近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尼泊爾警方在尼泊爾境內逮捕藏人，搶劫他們，然後持槍押送他們回到西藏，那裏他們通常被監禁和遭受酷刑。

尼泊爾作為一個貧困的國家，數年來嚴重依賴印度的救援，貿易和投資，現在找到新的恩人。中共陸軍參謀長陳炳德去年在3月訪問加德滿都，承諾軍事援助2,000萬美元。今年，北京啟動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友好交流年」，中共方面承諾提供1.19億美元援助，以及協助在兩國邊境修建一個「幹港」。四月份，尼泊爾議會一個委員會批准中國公司在尼泊爾建立16億美元的水電站。

中共進軍尼泊爾似乎是亞洲巨人的金元外交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北京用於全球的一個戰略，通過提供無數援助和投資擴張它的影響力。但是中共在尼泊爾的外交攻勢更進一步。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巴內特說：「在許多方面，中共當局現在決定了尼泊爾的國內和國外政策。」

急於討好中共，尼泊爾在疏離西藏難民，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尼泊爾生活了幾十年。根據國際西藏運動本月發佈的報告，北京已經「試圖非法化尼泊爾的西藏社區」。自從1998年，尼泊爾停止發放難民身份證，許多生活在尼泊爾的年輕西藏人變成無國籍人士，不能入學或申請工作，並面臨剝削甚至驅逐出境。2010年在西藏流亡政府選舉總理期間，尼泊爾當局沒收了數百個投票箱。去年，尼泊爾的西藏人紀念西藏起義52週年，被尼泊爾警方暴力驅散。警方也鎮壓了今年的抗議活動。

情況隨著尼泊爾雜亂的政治環境在惡化，這個國家從印度教君主制轉變為世俗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遭受了長達十年的毛派叛亂，並於2006年結束。毛派同意加入政治進程。但是自從那之後，政治共識難以達成，國家也沒有憲法。嘉措感嘆說，許多西藏人的未來取決於尼泊爾的穩定。對於數百名想要離開西藏和數千名已經在尼泊爾的人們，情況並不樂觀。

（資料來源:大紀元 責任編輯：高靜）

請關注西藏，救救西藏

作者：@kRiZcPEc
轉自：http://kriz-cpec.posterous.com/147468198

一個共識是，西藏文明是獨特、無可替代的，他們那精美、細緻的壇城沙畫就是一個表徵。

... 這一雪域文明的核心是他們的宗教，宗教領袖和語言。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在中共當局的管治下，西藏人在宗教、精神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所受的幹預力度越來越 強。當局隨意關閉藏人自己開辦的學校，限制（或禁止）藏人說自己的語言，舉行他們世代以來一直奉行的宗教儀式，更迫使藏人批判他們最尊敬的尊者達賴喇嘛。

近年，在接近50人自焚之後，西藏當局並未改弦更張，而是打算進一步加強對西藏那種令人窒息的控制，“新上任的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就要求‘在全西藏12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上聽不到達賴的聲音、看不到達賴的形象’”，並且要引導藏人“從小感黨恩跟黨走”。

由將於2012年9月在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說起看到“從小感黨恩跟黨走”這句話，我想到的是近日在香港引起很大爭議的“國民教育”，其教科書內容一邊倒的述說中國的功績，批評多黨制政治模式，還把中共 說成是“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而在剛過去的一個公眾論壇上，為推行“國民教育”“護航”的小學教師，是“國民小先鋒”的副主席。 網民翻查資料之後，發現那個制服團隊於2007年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少年兒童組織。標誌是佩戴黃色領巾，旨在加強愛國主義教育，類似於大陸學校的少先隊組織”。其訓練內容包括踏正步，學習毛澤東書法等等。令人驚奇的是，這樣一個“國民小先鋒”在香港成立多年，卻竟然沒多少人知道它的底細，以及具體的訓練活動。有香港網民在知道這些之後，把“國民小先鋒”比作日本在1930年代推行的“國民教育”。

在香港，一個媒體及公民社會相對發達，而且開放的地方，這樣的組織可以存在數年而鮮為人知。那麼，在幾近完全封閉的西藏，情況又會如何？

高高舉著毛澤東畫像的藏人男孩

在藏人作家唯色的推特上，出現了這樣的一幅圖片，一個藏人男孩高高舉著毛澤東的畫像。在最初看到這照片，我只是覺得很過分，但並沒有細想這圖片可能一只是可能一顯示了正在西藏發生的事：中共的洗腦教育在幼兒園便已經開始。 在看了香港發生的事之後，“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在中學調研時表示，學校要高度重視黨建工作，積極發展學生黨員，建好建強基層組織，教育引導學生們從小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築牢反對分裂、維護穩定的思想防線”這段文字讀來更令人為西藏的下一代擔心。 如果類似香港“國民小先鋒”的組織也在西藏出現的話，下一代藏人給徹底洗腦的可能性無疑是會大得多的。因為，和香港不同的是，西藏基本上是封閉的，加上官方媒體近乎鋪天蓋地的宣傳和高度的監控，藏人的下一代要保有自己的思想是必然會更困難。

最令人擔心的是，通過這種“軍訓式教育”來洗腦，效果是最好的。因為，就如一位香港網民所寫的那樣：

在強調紀律和服從的團隊中，學員(還要是小學生)很自然會把所有政治培訓內容照單全收，因為那是命令和訓練的一部份，是不容質疑的。

假以時日，西藏本地的藏人都被洗腦了，當地的西藏文化便再難保存。每一個文明，都需要有下一代來繼承。西藏文明在西藏本土消失是令人痛惜的事。希望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等組織關注西藏，不要袖手旁觀。不要讓自焚的藏人白白犧牲。

美國指中國宗教自由明顯變差

rfa2012-07-30

美國國務院周一公佈的最新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指中國的宗教自由明顯變差。

在中國部分中，報告特別提到西藏自治區及藏人聚居的地區當局加強限制藏傳佛教的寺院及僧人。

當局對他們的宗教傳統的騷擾引發藏人不滿，導致去年至少11名藏人自焚。

報告亦指中國當局仍對新疆及其他國內的回教徒持續嚴重打壓，對家庭教會如北京的守望教會打壓亦不斷。 中國亦不鼓勵共產黨員參加任何宗教活動。

中國民族政策走進了死胡同

朱瑞

今天，西藏自焚人數已達51位。這是一個讓人顫抖的數位，也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悲劇。每位自焚者都在遺言、遺書或錄音的遺囑中，表達了無法忍受西藏文化被毀滅，無法忍受達賴喇嘛尊者被阻隔在異國它鄉的痛苦.....

也就是說，他們都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並與心中的如意珍寶法王達賴喇嘛尊者團聚。這其實，也是最基本的做人的權利。然而，就是慘烈地獻出生命，也沒有解決的可能。

這得從中國的民 族政策談起。雖然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明文寫著“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但是，人所共知，這不過是一件時髦的外衣，不僅沒有實質內容，還走向了反面：限制、破壞、鎮壓等，遍佈那些被稱爲“自治”的地方。因此，在這些被中共強佔的土地上，從未間斷對中共當局的反抗。最大的一次，就是2008 年西藏全民抗暴，西藏流亡政府也向中共當局正式遞交了《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

然而，中國方面，不僅沒有任何調整對藏政策的誠意，還變本加厲，更加無遮無攔地派駐大批軍人、坦克等，對西藏民族實施更加殘暴的壓迫，進一步激化矛盾，因此，西藏人也開始了更爲劇烈的反抗——自焚。

一位博友，爲我留 下了“中國民族宗教網”網址，讓我瞭解中國第二代民族政策。儘管我知道中共當局已是朽木不可雕也，但也沒有想到，腐爛到如此地步。就在西藏自焚不斷發生的 情況下，胡鞍鋼、馬戎等中共政權的禦用工具，拋出了淡化族群意識，強推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家認同的思路，爲所謂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奠定基礎，即“不容許 任何一個族群生活在一塊屬於自己的歷史疆域內”，具體辦法爲： “推進各族公民混居雜居”，“用社會主義思想對每個民族進行文化改造，強制推行普通話”等等。

顯而易見，這是公開否定其他民族文化，剝奪其空間，也就是一種肢體解決問題的辦法。極爲短視、愚蠢、野蠻，和盜匪爲了搶劫、銷贓，不惜燒掉整個現場的做法如出一轍。真的無法預測，未來將在中國和西藏之間發生什麼.....

從人類學角度看，每一種文化，都是科學，是一種文明；是人類經過千百年的探索，而發現和發明的一種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真理，一種經過千回百轉錘煉的智慧。我曾專門寫過《世界的頂尖文化：圖伯特文化》，談到了西藏文化爲人類開闢了怎樣一條認識精神世界的寶貴蹊徑。

而提出中國“第二代民族政策”思路的胡鞍鋼、馬戎等人，正是中共教育體制的犧牲品，滿腦子都裝滿了霸權和私念，缺少最起碼的人文關懷意識和宏觀視野，尤其是知識份子的道義、良知，本質上，就是中共隨時使喚的工具。他們的存在，正是人類精神殘疾的活標本。

所謂的中國“第二代民族政策”，給人的假像是正在探討中，其實，早已在西藏實施了。比如，大批的移民、無度地搶劫自然資源、愛國運動、種族隔離等等，致使自焚事件連續發生！這一切說明了什麼？

說明，我們不該再對這個政權存有任何幻想了，解決西藏問題，最終，還是要靠西藏人自己。因爲，中國的民族政策，在失敗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遠，已經進入了死胡同。

完稿於2012年8月8日

簡訊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於本週三（25日）召開中國人權問題聽證會，藏人代表則在聽證會上就中共高壓統治所導致的藏人自焚和抗議事件，以及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等問題進行作證。」

參與美國國會「調查中國的威脅，侵犯人權、酷刑和失蹤」的聽證會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副負責人布瓊次仁在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介紹說，這場聽證會由美國國會眾 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斯萊婷恩主持，他作為藏人代表同法輪功代表李海、維吾爾維權鬥士熱比婭女士、美國人權組織「現在自由「（Freedom Now）的創辦人根澤（Genser）共同出席聽證會。會議就當前西藏境內頻發的自焚事件、限制宗教和中共當局在新疆和內蒙等地區展開的鎮壓，以及當前中 國大陸的人權、虐待及失蹤等問題就行了深入的研討。

美學者:
藏人自焚提醒世人 西藏正走向死亡

【西藏之聲7月17日報導】美國新聞網站《赫芬頓郵報》7月9日發表了兩位美國學者共同撰寫的文章，認爲“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曾試圖消滅藏人的宗教和文化，現在的藏人自焚則提醒世人西藏正走向死亡”，這篇文章由法廣翻譯成中文後於本月15日刊登。

這篇由紐約紀錄片導演約翰・哈爾彭和紐約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新聞教授瑪麗亞・斯利娃合作撰寫的《藏人自焚：悲劇還是轉折？》一文中指出，中國境內長達三 年多的藏人自焚浪潮，沒有軟化北京強硬的對藏政策，除了一味地指責海外藏人煽動，北京當局加大採取鐵腕手段鎮壓境內藏人，如新上任的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就要求“在全西藏12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上聽不到達賴的聲音、看不到達賴的形象”。

然而，藏人自焚浪潮卻使國際社會由麻木不仁走向覺醒，國際機構正提升對藏人自由事業的支援，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安芮琪娜、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皮萊和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都先後對自焚事件表達關注，承諾要對中國在西藏的暴行進行調查。

文章還指出，今年2月份至3月底，三名藏人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外針對中國政府的暴行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絕食抗議，那段時間，藏人們舉行的抗議活動席捲了美國、印度和加拿大等地，無數的電話和信函湧進了紐約和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機構辦公室。作者表示，人數只有20萬的海外藏人從事著一項從超級大國中國手中挽救藏文化的國際運動，運動的接力棒已經由去年從政治上退休的達賴喇嘛正式轉交給了普通藏人。

作者認爲，藏人自焚故事的核心是文化激進主義，由族群獨立發起的非政府力量挑戰著對新聞自由的壓制，衝擊著對集會、遊行、公民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禁錮。

在點出中國政府目前正計劃建設的一系列大型水壩，將對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川和遊牧藏人的生活及野生動物造成致命打擊等問題後，作者表示“西藏的未來、西藏人民和西藏文化正面臨滅絕”。

藏人行政中央第14屆噶廈一週年工作總結記者會

綜合報導，8月8日是流亡藏人民選領袖洛桑森格全面接管西藏政治最高職務一週年日，噶倫赤巴洛桑森格在今天舉行的記者會上強調，在過去一年，第十四屆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沒有出現任何失誤。

藏人行政中央噶倫赤巴洛桑森格、宗教與文化部噶倫白瑪曲覺、經濟部噶倫次仁頓珠、外交與新聞部噶倫德吉曲央女士和衛生部噶倫次仁旺秋共同出席了記者會。

噶倫赤巴洛桑森格在記者會上表示，今天是他接管西藏最高政治領導職務一周年日，在此代表噶廈向境內外全體藏人和所有支援西藏人士表達祝福紮西德勒。第十四屆噶夏儘管沒有什麼特大的工作成果展現給大家，但也沒有出現過失誤。

洛桑森格表示，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他和其他部門的噶倫們先後參訪了多個西方國家和各西藏難民社區，感觸到西藏社會的平穩發展，這非常重要，因爲，中共正在期待，隨著西藏老一代人的過世，藏人行政中央或西藏自由鬥爭會自然消失的局面出現，所以西藏社會的平穩發展，正式向中方傳達了西藏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堅定信念，增強了境內藏人對藏人行政中央的信心，提高了國際社會對民主化西藏社會的認可度。而這種成果完全離不開達賴喇嘛尊者的正確教導、老一代人努力打下的堅固基礎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所有公職人員付出的不懈努力。

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發佈的新聞聲明中指出，第十四屆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在過去一年中的創新專案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公務員招聘培訓專案、建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開設藏人專業人士服務團隊網站、流亡藏人醫療護理專案和設立西藏女格西學位。並介紹了從美國政府爭取了200萬美元的教學援助，時刻關注流 亡藏人的生活處境，向最新流亡抵達印度的藏人提供各種職業培訓，堅持中間道路政策尋求同中國政府進行和談等情況。

向“古魯”傳法猶如物歸原主

（古魯：梵語指上師）

作者：桑傑嘉　　來源：參與

今天，尊者達賴喇嘛在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大乘法苑向印度佛教徒弘法，來自印度全國一千多名佛教徒專程趕至沐浴佛法甘露。同時，居住達蘭薩拉及周圍的藏人和來自多個國家的信衆約四千八百多人也參加了法會。

尊者達賴喇嘛在迎請法者的儀軌中，由府邸前往大乘法苑。一路上，他慈悲地向信衆揮手，所有信衆充滿法喜，遊客們也歡喜地沈浸其中。

當尊者達賴喇嘛蒞臨二樓佛殿，所有信衆起立致敬，尊者亦向信衆致意，笑靨猶如皎潔的月亮感人肺腑。尊者登上獅子法座，微微傾身，環顧法會現場時，猶如大海起浪，信衆們紛紛向上師頂禮伏拜。法會上有英語、韓國語、日語、印度語、俄羅斯語、華語等譯師，全神貫注地聆聽尊者的開示，以求同步翻譯而不遺漏一字。

而媒體記者們一直追蹤拍攝，雖然保安人員一再要求退後甚至擋住鏡頭，但他們還是希望記錄下尊者的每次揮手、每個微笑。

尊者達賴喇嘛的開示總是會從人類漫長歷史中彙集的智慧精華——各大宗教開始，對不同的宗教進行綜合的概述，讚賞和肯定各大宗教對人類作出的偉大貢獻，以及對於不同根器和因緣的信徒所具有的殊勝意義。

之後才是講述佛教，包括佛教的科學、佛教的哲學、佛教的信仰以及佛教與科學對話的意義和重要性等。

尊者評價佛教是世界上哲學理論體系相當完整的宗教，其中西藏佛教是迄今唯一具有完整教育和實踐體系的佛教。當然，尊者也總是提示非佛教人士，勿要盲目信仰佛教，每個人的傳統信仰可能是最適合自己的宗教，但可以把佛教當成知識去學習、研究，特別是西藏佛教的哲學和科學兩部分，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全人類 可以共用。

在尊者達賴喇嘛的開示中，對佛教徒如醍醐灌頂的告誡是：須在瞭解的前提下再去信仰，唯有學習、了然並付諸于修行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而盲信不是信仰。尊者要求信衆做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研習佛理，實踐修行的佛教徒，而不是迷信的佛教徒。

尊者還特別對印度佛教徒回顧了佛教如何從印度傳入西藏，印度佛教大師們如何千辛萬苦、千里迢迢地遠赴西藏弘法，甚至圓寂在西藏之源遠流長的歷史。又介紹了作爲弟子的西藏是如何保存和傳承佛法，而今又將這一珍寶歸還給古魯——這是梵語的“上師”之意——的殊勝意義。

尊者在向華人信衆弘法時，總是謙遜地稱其爲學長，自己是學弟，這與佛教傳到中國的歷史更早有關。而對印度信衆，尊者達賴喇嘛總是稱之爲“我的古魯 ”，因此在今天的法會上，尊者充滿感情地說：作爲弟子于此時向“古魯”講法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感覺，這是因爲久遠以前，“古魯”把珍寶一般的佛法傳給我們西 藏，而我們保存了一千多年之後，在今天重又傳授給“古魯”，就像是物歸原主，又像是對“古魯”做了一個交代，所以欣喜之餘，又深覺榮幸。

接著，尊者講了一個感人的故事，說多年前，幾位印度佛教學者請求尊者向他們傳授密集灌頂，爲此尊者特意獻供彩砂壇城，以非常殊勝的方式給他們傳授 了灌頂。在舉行灌頂儀式時，這幾位接受灌頂的印度佛教學者都泣不成聲，“我也禁不住淚如雨下，我們的翻譯也落淚了。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哭了，想到諸佛菩薩及 諸多上師的恩德，想到一千多年後，弟子再向‘古魯’交還佛法，不禁悲喜交加，非常特別的感受油然而生。”憶及珍貴舊事，尊者複又動容。

而此時，我發現相機的鏡頭已經模糊了——看不清任何事物，但我還是緊緊地握著相機，兩行淚水落在衣角上，落在涼鞋上，落在腳丫上————

我想起西藏偉大的前輩們跋涉在雪山冰地和酷熱的印度平原尋求佛法，在菩提伽耶和那蘭箔數以萬計的僧衆中才華飛溢、出人頭地的景象——

我想起西藏民族擔負起傳承、弘揚、保存佛陀教誨的偉大使命，放棄江山，放棄武力，甚至放棄生命——印度如此之大的國家無法承擔的使命由我的祖先們扛起——在雪山之巔保護著佛法。甚至在最可怕的1949年紅色中國入侵西藏之後，歷經所謂的“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我的人民並未放棄地，用自己的生命保護著佛陀講的一字一句……

所以才會如尊者飽含深意的開示：將佛法交給“古魯”猶如物歸原主。

念及此，我哭了，大聲地哭了——恨不得讓全世界聽到我的哭泣，這之中有悲傷和痛苦，也有喜悅和自豪！　　2012年6月11日達蘭薩拉

藏人受邀參加跨宗教迎奧運祈禱活動

資料來源:西藏之聲

『世界信仰大會』（World Congress of Faiths）為迎接即將舉行的倫敦奧運會，於本月22日在英國倫敦舉辦了一場跨宗教祈禱和火炬傳遞儀式，英國西藏社團成員也受邀代表藏人和藏傳佛教參加了活動。

英國西藏社團成員同其他10個不同宗教的代表參加了由『世界信仰大會』發起的迎奧運跨宗教祈禱及火炬傳遞活動。英國西藏社團理事會成員嘎嗎曲熱倉在接受本　台電話採訪時介紹說，（錄音）世界信仰大會認為，所有宗教都倡導要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別人，所以邀請了各大宗教的代表，在儀式上宣讀各自的信仰中對此的闡釋。而我作為英國『西藏社團』（Tibet Society）的理事會成員，也在儀式上用藏文和英文念誦了祈福經文，而不同宗教信仰的兒童們還進行了奧運火炬傳遞儀式。

嘎嗎曲熱倉還介紹說，『西藏社團』的負責人裡琪海德（Riki　Hyde-Chambers）也在當天的活動上念誦了達賴喇嘛尊者的教導：“人人都想要離苦得樂，打開快樂之門的鑰匙是內心的和平；憤怒、和恐懼等是內心和平的最大障礙。簡單地說，如果你希望別人快樂，就需要實踐慈悲，若你希望自己快樂，同樣要實踐慈悲。”

據介紹，『世界信仰大會』因為藏人和藏傳佛教未能被允許參加奧運會官方活動，而特別邀請藏人代表參加了這次迎奧運跨宗教祈禱及火炬傳遞活動。

美國國務卿促中方同達賴喇嘛對話

【西藏之聲7月13日報導】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柬埔寨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時，敦促中共政府同西藏人民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進行對話。此外，中共統治下的西藏被人權組織列爲全球最不自由的地區之一。

據美國彭博社（Bloomberg）報道，一位元美國官員透露，正在柬埔寨首都金邊（Phnom　Penh）出席東盟外長系列會議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于本周四（12日），同中共外交部部長楊潔篪進行了會晤，並敦促中方與達賴喇嘛尊者展開對話。

臺灣大學生結束達蘭薩拉訪問將出書介紹真實西藏

臺灣青年參訪團從本月十七號到三十一號在印度達蘭薩拉訪問，他們直接接觸流亡西藏官民瞭解中國境內藏區和流亡社區的處境。參訪團成員在離開達蘭薩拉前接受了本台的專訪。有十六名不同大學學生組成的臺灣青年參訪團在臺灣圖博（西藏）之友會的尹雯慧女士帶領下自7月17日至7月31日在印度達蘭薩拉展開了爲期十六天的 參訪行程，先後訪問了議會、非政府組織、西藏兒童村、歌劇院等，分別與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外交部長、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噶舉派法王噶瑪巴仁波切、西藏 前政治犯、流亡學生及普通藏人進行面對面的接觸和交流，瞭解西藏境內外的真實處境。

臺灣青年參訪團在星期二圓滿結束對達蘭薩拉的整個行程，其中部分成員臨走前接受本台專訪時談到對於這次行程的心得感受。台灣大學哲學系四年級學生涂京威表示：“這次到達蘭薩拉是我第一次接觸圖博（西藏）流亡社區，以前都是在網路上去看有關圖博的一些消息，包括境內自焚或是境　外流亡政府的訊息，但就是一直沒有直接接觸，所以，很多的資訊其實自己有時也會很懷疑，到底該聽誰的才是對的，才是真實的資訊。其實到這邊，跟圖博人第一線的接觸，增強了自己很多對於過去不夠堅定的信念。在這邊也知道，實際上有些口號它並不只是口號，它是有很多背後的故事。”

涂京威說，返回臺灣後，成員們準備合集出書，向臺灣民衆介紹他們在達蘭薩拉所接觸的人與事。“這次活動本來就預計要把我們採訪的很多政治犯的故事集結起來，變成一本書在臺灣上市。那算是以臺灣使用的中文敘事方式，比較完整地去講述在九・十・三（達蘭薩拉西藏前政治犯組織）這邊的一些政治犯的故事。主要第一步會先想做這個，其次可能會多參與臺灣SFT（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活動或組織。”臺灣政治大學政治系三年級學生陳思吟表示：“我覺得在這 個地方可以親身感受到圖博人在流亡的生活。現在臺灣人應該沒辦法進去西藏，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進到達蘭 薩拉這邊來，瞭解一下境外的生活。這次活動我也覺得就是非常棒，在採訪一些政治犯的過程當中，我覺得跟臺灣過去的政治犯的生命史實有所重疊，但有所不同， 如果我們把它書寫出來，其實可以讓臺灣很多關心人權運動的人可以瞭解到，原來現在在世界上還有一群人也是在爲人權奮鬥。”

臺灣青年參訪團是由臺灣圖博之友會主辦。帶領這一參訪團的該組織成員尹雯慧表示，整個行程順利圓滿。“這次的行程其實安排很多，就是希望讓臺灣的同學，臺灣年輕一代的朋友可以認識達蘭薩拉這個社區。整個行程來講，我們覺得是非常的順利、非常的圓滿。”這是臺灣圖博之友會第二次組織臺灣大學生訪問達蘭薩拉。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丹珍的採訪報道。

台灣「淨韻三千晚會」為尊者祝壽

資料來源: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七月六日晚間於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大會堂，湧入近四千名臺灣佛教徒參加達賴喇嘛尊者祝壽音樂會——「淨韻三千第四屆101年觀音和平祈福晚會」，一同為尊者祝壽，祈願尊者長久駐世，並齊聲高喊「我愛達賴喇嘛！我愛臺灣！」，一起發心邀請達賴喇嘛尊者再度來臺。

祝壽音樂會由莫拉克八八水災受災嚴重的小林村村民演出臺灣原住民樂舞揭開序幕，別具特別意義。主辦單位臺北市甘丹東頂顯密佛學研修協會為想念達賴喇嘛尊者的臺灣觀眾，特別率團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拍攝達賴喇嘛尊者開示影片。當影片中迎面走出微笑的達賴喇嘛尊者，大眾紛紛合十，專注聆聽尊者開示。

指導單位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致詞時指出，達賴喇嘛尊者退位後，奔波世界各地，專注於弘法的宗教活動。

董事長接著說起與小林村的因緣，2009年9月達賴喇嘛尊者為莫拉克八八水災來臺，曾在災區現場為小林村舉行法會祈福。董事長提到觀賞開場舞倍感親切，因為小林村的朋友們是臺灣的原住民，而西藏人也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雖然歷經苦難，但其歌聲舞蹈仍充滿歡樂，絕少出現悲情的部分，這是原住民天性，總是樂觀看待一切。

由於達賴喇嘛尊者是觀世音菩薩化身，今年第四屆「淨韻三千101年觀音和平祈福晚會」特別以「觀音」為主題，首演禮讚觀音音樂劇，由音樂才子林隆璿創作感人的音符，配合專業舞者與歌者的演出，一幕幕娓娓細說觀音緣起、悲願、授記等等感人情節，此次劇中還特別邀請藏傳與漢傳的僧尼客串演出。

主辦單位臺北市甘丹東頂顯密佛學研修協會表示，這次晚會籌辦已久，光是排練就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可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希望第五屆「淨韻三千和平祈福晚會」尊者達賴喇嘛能親臨現場，那將是所有佛弟子們最大的喜悅與祝福。

臺灣四眾弟子在達賴喇嘛尊者壽誕殊勝日，欣賞觀音禮讚的音樂劇，沐浴在觀音恩澤的光芒中，齊為尊者祝壽，祈求世界和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中國當局在藏區加大採礦 威脅藏民生存環境

RFA

西藏自治區昌都察雅縣和青海省海南州瑪沁縣境內因中國當局大肆開礦，給地方藏民的生存環境造成嚴重危機。當地藏人多次向地方政府請願無果，呼籲外界關注。

流亡印度的西藏昌都籍藏人次仁多吉星期一告訴本台，中國當局從2003年以來，在西藏自治區昌都察雅縣境內大肆開採金、銅、鐵等礦產資源。“當局正在察雅縣一個叫‘玉溪雄’（音譯）的地方開採礦物，在高山處用炸藥向山體開鑿隧道，當地村民的不少家畜進入隧道後被困死在內。這樣的隧道不止一、兩個，有很多。而在山底，已開鑿了很長的隧道，即使三輛車開進隧道內都不見車尾。”

次仁多吉表示，中國當局在察雅縣境內大規模採礦挖山，令村民憂心。“由於炸山採礦，我們家鄉的各個放牧通道被阻擋。當地很多金、銅、鐵等礦產資源被大肆開採，村民多次向有關單位請求停止採礦，但誰都不予理睬。而採礦結果，導致地方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大面積農田被污染毀掉。”

次仁多吉表示，察雅縣藏民對於中國當局的做法敢怒不敢言。“地方藏民對當局的採礦行爲不敢群體抗議，因爲大批軍警早在幾年前就已進駐當地實施嚴控。而一旦有藏人對採礦做法表達意見，採礦負責人則出示當局下發的採礦許可證，讓藏民有口難辯。”

另外，中國當局在青海省果洛州瑪沁縣境內建設的瑪爾擋水電站並開採礦物，也給當地藏民造成生存危機。一位要求匿名的青海瑪沁縣境內的藏人向本台提供了61張圖片，介紹中方在瑪沁縣拉加鎮黃河幹流上建設大型的“黃河瑪爾擋水電站工程”以及在附近山上採礦的情況。

瑪爾擋水電站是青海省“十二五”重點能源建設專案之一，是當局以征地拆遷的方式於2010年正式啓動前期施工專案。征地拆遷和移民戶範圍涉及青海省的果洛州瑪沁縣拉加鎮、海南州同德縣河北鄉、黃南州河南縣寧木特鄉的數十個村。

消息人士說：“兩年前，當局宣佈在瑪沁縣拉加鎮的黃河幹流上建設瑪爾擋水電站之後，終日炸山辟路，開鑿隧道，導致飲用水受嚴重污染，環境則大幅被破壞，引發民衆及牲畜的生存危機。”

消息人士表示，當局建立水電站的真正目的是開採當地的礦產資源；並指當局安排了大量的採礦工人。“當地藏民發現，中國當局在修建電站的附近山上開鑿了約10公里長的隧道，還雇用大約一千至二千名員工正在開採礦物，並禁止藏民進入採礦區。”

消息人士表示，自中國當局建立瑪爾擋水電站以來，藏人一直表示反對，並多次到縣政府請願，要求停止這一專案，但當局拒絕接受，反而計劃在青海省海南州同德縣移民十萬漢人。消息人士呼籲外界對中國政府在藏區隨意採礦的行爲給予關注。

西藏自治區書記引導學生愛黨 言論受抨擊

【新唐人2012年7月18日訊】中共幾十年來推行的所謂「愛黨教育」，近來頻受民眾的抨擊和抵制，但最近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到一所藏族中學視察，卻叮囑學校負責人，要引導學生們從小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評論斥責，這是一種「奴化式的洗腦教育」，是對青少年的一種毒害，禁錮學生的思想，顛覆學生是非觀念和價值觀念等。

7月14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到林芝地區第二高級中學視察，臨行前，陳叮囑學校負責人，一定要高度重視學校黨建工作，積極發展學生黨員，建好建強基層組織，教育引導學生們從小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築牢反對分裂、維護穩定的思想防線。

前「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指出，要求學校發展學生黨員本身就是逆潮流而動，中共幾十年來一直是用謊言和暴力荼毒、殘害著中國民眾。

... 孫文廣：「現在黨委書記還要到中學進一步給學生灌輸洗腦，叫他們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這是一種奴化的教育，你黨的話錯了很多嘛，緊跟黨走，黨走錯了你也跟黨走嗎？這是害人啊，給下一代做這樣的一種洗腦的教育，這是對青少年的一種毒害。」

網路作家荊楚指出，西藏是中共重點控制的地方，有它自己獨立的文化和教育系統，所以中共就用這種洗腦教育，去毒害西藏的學生，禁錮他們的思想，把他們的是非觀，價值觀統統顛覆。

荊楚：「大陸的教育系統，第一個就是仇恨灌輸，仇恨教育；第二個就是思想禁錮教育；每三個就是謊言教育，從小就培養他說謊；第四個就是二重人格的培養，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因為中共幾十年來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間，它通過各種政治運動，迫害死高達八千萬民眾；中共自己也宣稱，30多年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口，其中多數是被強制墮胎的；再有通過所謂的嚴打、維穩、6.4、迫害法輪功等暴行，也害死無數人。

對於陳全國要求學校，築牢反對分裂、維護穩定的思想防線。孫文廣指出，現在大陸民怨四起，群體事件風起雲湧，其中不乏90後學生，共產黨面臨著民間的挑戰，所以它就想從學生抓起。

孫文廣：「維權是一方面，還有要求民主，要求官員民選，要求官員公佈財產，這一個潮流是日益高漲，在這個情況下，共產黨採取的政策就是維穩，用穩定壓倒一切，這個穩定，它背後的潛臺詞，就是維固共產黨的統治。」

據報導，7月17號，一名18歲的藏族喇嘛在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的馬爾康縣自焚身亡。從2009年2月至今，已有49名藏人通過自焚的方式，抗議中共對西藏地區的鎮壓；而今年以來，大陸各地超過萬人的維權抗議事件不斷，僅7月份就發生多起，如：四川甚邡事件、廣東中山外地民工抗議事件和廣東陽山農民護地事件等。

荊楚指出，大陸現在這種災難性的穩定，如果再去維護，就是災難的持續。

荊楚：「現在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其實就是維護少數人的特權利益，不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民族，它的宗旨就是禁錮人的思想，要聽黨的話，黨說甚麼就是甚麼，黨要你喪盡天良，你必須喪盡天良，否則就是黨紀不強。」

另外，香港的小學將於今年九月試行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科，被民眾質疑向學生洗腦，灌輸不正確的愛國觀，引發民間強烈反彈，香港多個民間團體11號到政府總部抗議，要求立即徹回洗腦式教育。

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中指出，中共幾十年的洗腦和鎮壓，已經把它的那些思維方式、善惡標準壓入了中國人生命的深層。社論呼籲，從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看清中共十惡俱全的本質，復甦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順過渡到非共產黨社會的必經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

採訪編輯/李韻 後製/鍾元

美議員建議美國舉辦西藏問題國際會議

voa方方，杨晨 08.13.2012

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Rep. Frank Wolf)和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Rep. James McGovern)最近致函克林顿国务卿，要求政府举办西藏问题国际会议，有效地表达对西藏局势的关注。沃尔夫和麦戈文众议员在信中表示：“(我们)有必要采取更显著、公开和协调的外交，这样才能让中国政府感受压力改变自己的行动。”

他们还建议美国主办有关西藏的国际会议，或者与一些和美国立场相近的国家举行定期的公开讨论会，以及利用9月份即将召开的联大会议推动建立一个与这些国家的西藏问题联络小组。目前，藏人自焚事件持续发生。流亡海外的藏人消息来源8月13日对美国之音藏语组说，当地时间8月13日夜间又有两名藏人自焚，以抗议中国在他们家乡的统治。

他们说，这两起自焚发生在与西藏自治区接壤的四川省阿坝地区。最新的自焚事件使自从2009年3月藏人抗议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以来，藏人自焚事件的总数达到大约50起。

两位议员在信中表示，西藏的局势毫无疑问是在恶化。

中国政府表示西藏自焚事件是极端的恐怖主义行为。

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大会宣布他们将从9月3日开始在新德里举行绝食。西藏青年大会是主张西藏独立的藏人团体。

達賴喇嘛尊者會晤英國皇室成員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一週年工作總結記者會